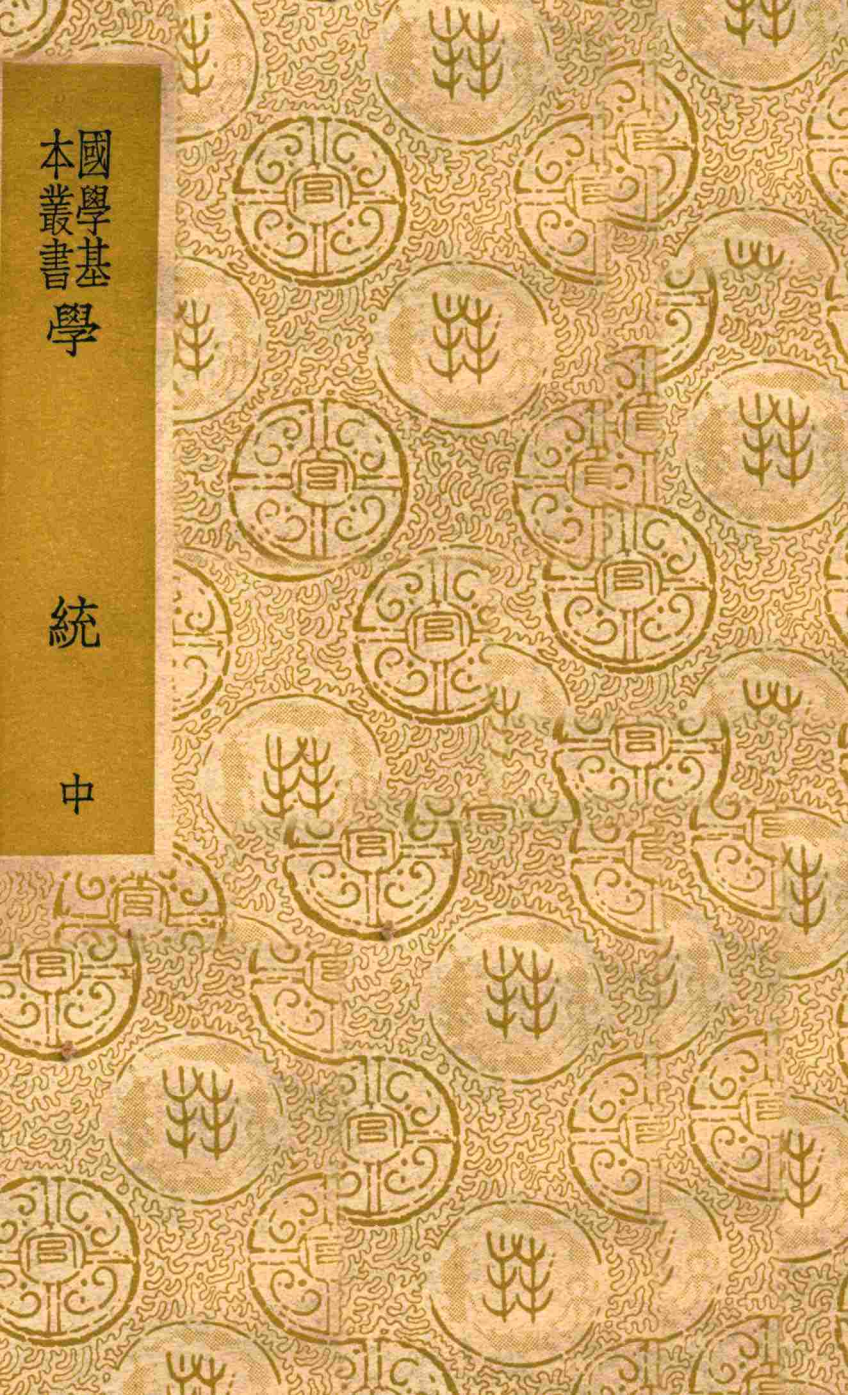


國學基
本叢書 學

統

中



書叢本基學國

統

學

(中)

撰履賜熊

行發館書印務商

學統卷十四

翼統

言子

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也。少孔子三十五歲。自吳之魯。受業於孔子。孔子閒居。言子侍。曰。敢問禮。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閭門有禮。故三族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有禮。故戎事閑。軍旅有禮。故武功成。言子聞之。煥若發矇焉。孔子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言子侍。曰。夫子何歎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言子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夫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言子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無。言子曰。有無惡乎齊。孔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言子每侍孔子。輒以禮爲問。故聖門謂子游爲習於禮也。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旣祖。奠徹。推柩而反之。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言子。言子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故喪事有進而

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子出祖者，曾子襲裘而弔。言子裼裘而弔。曾子指言子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旣小斂，袒括髮。言子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衛司寇惠子之喪，其適子虎不得立。言子爲之麻衰，牡麻經。將軍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言子曰：禮也。文子退，反哭。言子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言子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言子趨而就客位。將軍文子之喪，旣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言子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言子弔焉。主人旣小斂，言子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言子。言子曰：其大功乎？孔子旣卒，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用經。子夏曰：入宜經，可居，出則不經。言子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季康子謂言子曰：仁者愛人乎？言子曰：然。人亦愛之乎？曰：然。康子曰：子產死，鄭國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珎，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者，是何也？言子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大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言子嘗爲武城宰，孔子問曰：汝得人焉爾乎？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他日，孔子過之，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言子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

也。孔子亦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蓋言子在聖門，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其宰武城，以禮樂化民，邑人至今稱之。言子生卒年月無考，今吳郡有子游冢云。唐追封吳侯，宋加丹陽公，後改吳公，明祀稱先賢。言子。

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子游爲宰，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問：滅明固正大，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朱子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

又曰：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又曰：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聞而深喜之也。

又曰：吳公言偃，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疏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誦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旣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嘿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殆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者與。

勉齋黃氏曰。子游教以絃歌。而謂之學道者。使人人習於和平中正之音。以養其心。而所歌之詩。又皆溫柔敦厚。合乎禮義。則自然皆趨於人所當行之道。乃所謂學道也。君子在上者。能學道。則知撫乎下矣。小人在下者。能學道。則知順乎上矣。上撫乎下。下順乎上。安有不治者乎。

厚齋馮氏曰。古之學者。春誦夏絃。蓋御琴瑟歌咏諷誦之爾。城以武名。乃嚴險用武之地。以左傳考之。可見夫習俗尙武。子游乃能以道化其民。使習於禮樂。變甲冑之俗。爲絃歌之聲。此夫子所以喜之。而以戲言發實語也。

西山真氏曰。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言澹臺之賢。一邑之宰。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爲天子擇百僚。人主爲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王素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司馬光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爲之。必若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

雙峰饒氏曰。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蓋子游平日卻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怕人事末忘本。姑爲之抑揚爾。

勿軒熊氏曰。子游宰武城之事。凡兩見。一以人才爲重。一以道化爲先。皆見其知本。

愚按。言游。吳產也。踰江涉淮。北學於上國。卒爲聖門高弟。以文學顯名。殆所謂豪傑之士者。非邪。考句吳雖僻。與中國之虞。兄弟也。泰伯首稱至德。季札亦以閎覽博物聞。而言游則又崛起三江震澤間。受業仲尼之門。哀然大賢。爲東南道學之宗。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其信不誣邪。或曰。吳學始於言偃。

楚學始於陳良。蜀學始於文翁。開先之功不可誣也。是固然。自宋以來。楚閩吳越之彥。配食孔庭者。何彬彬也。孟子不云乎。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是惡可以時代方域論邪。

學統卷十五

翼統

卜子

卜子名商。字子夏。衛人也。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于孔子。規模狹隘。孔子嘗誨之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及爲莒父宰。問政。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然卜子能篤信孔子。以文學著名。家貧。衣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間也。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卜子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羸。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卜子問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必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曰。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此之謂五至。敢問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又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此三者。以勞天下。此三王之德。所以參于天地也。卜子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孔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而嘆。卜子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也。卜子曰。然則學者

不可以益乎。孔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于耳矣。卜子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卜子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孔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卜子嘗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又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又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卜子之學，端重實行有如此。卜子三年之喪畢，見于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作禮，不敢不及也。孔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不亦君子乎。卜子尤善于教人，頗得孔子循循善誘之意。子游顧疑之，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卜子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孔子歿，卜子教授于西河。西河之人，疑以爲孔子。魏文侯師之。文侯以此名聞諸侯。文侯問于卜子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何也。卜子曰：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卜子曰：鄭音好滯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卜子嘗反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卜子曰：非也。己亥爾，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然。于是衛以卜子爲聖云。卜子習于詩，能通其義，相傳今毛詩序。卜子之遺說也。或曰：卜子受易春秋于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

也。又傳禮著在禮志。今其墓有二。一在河津縣西五里新豐村。一在曹州西三十里卜垆。未知孰是。唐追封魏侯。宋加河東公。後改魏公。明祀稱先賢卜子。

程子曰。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君親賢友。能是四者。則于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

或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以爲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何也。朱子曰。聖賢之言。求仁必本于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與。然于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之云。則于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于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又曰。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爲譬之草本。區以別矣。何嘗如此。儻侗來。惟密察于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亦在其中矣。雖至于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幾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此說大誤。又曰。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灑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

又曰。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

又曰。子夏謹嚴。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

問。子夏篤信聖人。如何見得。朱子曰。這箇雖無事實。但看他言語。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博學而

篤志切問而近思。看他此處。便見他篤信聖人處。

雙峯饒氏曰。觀先傳後倦章。可見子夏能篤信聖人之教。而謹守之。

愚按。聖人之道。本末一原。微顯無間。初無精粗大小之殊也。至于爲學立教。則先後重輕。各有次序。不可淆紊。半塗而廢。與凌節而施。皆未有當。孔子之博文約禮。下學上達。所以立萬世斯文之極也。子夏在聖門。以文學著者也。而其爲學。要惟君親賢友爲兢兢。其教門人小子也。亦惟從事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而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之故。則俟其優游漸漬而得之。其對子游之言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嗚乎。抑何其言之似夫子也。世儒不察。摛華揆藻。以爲文。尋章摘句。以爲學。已大失聖賢學問之指。而駕虛就異者。則又舍躬行而談性命。棄倫物而言神化。虛僞躁妄。變怪百出。道之不明不行也。豈不重可嘆哉。

學統卷十六

翼統

董廣川先生

先生姓董名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習。以久次相授受。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先生寔然爲舉首。帝親策問。以古今治道。至于再三。先生並疏策以對。其略曰。道者。所由以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旣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教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興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得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又曰。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

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于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義。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降。圉圉空虛。四十餘年。此以教化之漸。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高明光大。不在于他。在乎加之意爾。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又曰。道者。萬世無敵。敵者。道之失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守一道。無救敵之政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勿使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一而法度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覽而異焉。以爲江都相。江都王易王。帝兄也。素驕而好勇。先生以禮誼匡正。王特敬重焉。久之。王問先生曰。越王勾踐與大夫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焉。先生對曰。昔魯君問柳下惠曰。寡人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致于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也。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于大君子之門也。王曰。善。居無何。先生中廢。爲中大夫。會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先生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先生私見。嫉之。竊其書。奏焉。天子謂其書有刺譏。召示諸儒。呂步舒者。先生弟子也。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于是下先生吏。當死。詔赦之。先生遂不敢復言災異矣。先生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宏希世用事。位至三公。先生以宏

爲從諛。宏嫉之。膠西王亦帝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宏乃言于帝曰。獨董仲舒可相。遂使先生相膠西王。王故聞先生有學行。亦善待之。先生恐久獲罪。乃以病免。先生凡相兩國。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終不問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卽其家問之。奏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爲相。始知隆儒。及先生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先生發之。年老。以壽終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孫。並以學顯于世。先生所著。皆推明經術。有春秋繁露。及上疏條教若干篇。傳于世。墓在今西安府城南六里下馬陵。或曰。在東光。據胡翰弔董子文也。元至順閒。從祀孔廟。明初。追封江都伯。後改廣川伯。嘉靖中。祀稱先儒董子。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

朱子曰。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如正誼。不謀利之類是也。

又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

又曰。仲舒云。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此等語。似見得性善模樣。

或問。仲舒正誼明道之言。是有是非。無利害否。朱子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重。方盡善。只被今人只知計利害。于是非全輕了。

又曰。仲舒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

是所不論。仁人于此。有不能自己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

問諸葛誠之云。仲舒正誼明道之言。說得不是。只怕不是誼。是誼。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朱子曰。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爲之。非所以爲訓也。固是得道誼。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誼。而功利不至者。人將惟功利之徇。而不顧道誼矣。

又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誼功利關不透爾。其議夷狄一節。婁敬賈誼智謀之士爲之。亦不過如此。

問董子所謂正其誼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爲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誼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朱子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

又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

又曰。董子三策。說得煞親切。

又曰。仁者先難而後獲。董子所謂正誼不謀利是也。然正誼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爲心爾。

西山真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于諸老先生外。如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強行道。則

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于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原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于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宏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于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于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于游夏矣。

敬軒薛氏曰。孟子之後。知王霸之分者。董子。

又曰。董子曰。尊孔氏者。黜百家。若尊孔氏。又信百家。必不能真尊孔氏矣。

又曰。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

愚按。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道術陵夷。董子發憤下帷。潛心大業。使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可謂醇矣。其所謂勉強學問。勉強行道。卽孔子格致誠正學問思辨行之義也。所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卽孔子先事後得。先難後獲之義也。此非真有得于聖人之指。烏能言之親切而允當乎。使董子得出于仲尼之門。充其所至。當亦不在閔冉之下。而劉歆以爲未及乎游夏。愚竊以爲非篤論也。雖其中年以言災異獲罪。幾于不免。夷考其時。殆亦宏偃輩忌害之爾。未必董子之過也。夫事莫大于對君。行莫重于委贄。天人三策。董子獻身之言也。其開發明陰陽感應之理。不爲不詳。要皆原本道義。引據經傳。未嘗有一言近于禱祥讖緯之說。如京房劉向之徒之所云也。況所謂求雨止雨。閉縱陰陽等。

法。不過道家雜流禱賽符呪之邪術爾。曾謂董子大儒而爲之乎。卽其言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則董子之學。其純一不雜。亦從可知矣。愚故以謂繁露一書。未必皆出于董子。聞舉玉杯。清明。竹林之屬。文頗不雅馴。其必當時好事者附會而爲之爾。有識者。惡可不爲之致辨哉。

學統卷十七

翼統

韓昌黎先生

先生姓韓，名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終祕書郎。先生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七歲，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舉進士，歷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歷遷職方員外郎。坐疏論刺史陰相黨，誣陷華陰令柳澗事，復左遷爲博士。先生旣才高數黜，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先生亦奏言淮西敗可立待，惟在陛下斷與不斷爾。與宰相議不合，以他事改先生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尉淮西，奏先生行軍司馬。先生請乘邊先入汴，說韓宏使協力，卒擒吳元濟。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頌，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先生聞而惡之，乃上表極諫，略曰：自五帝以及三王，聖君在位，享國長久，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此時中國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自時厥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至梁武帝爲侯景所逼。

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于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百姓愚冥。易惑。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吾儕微賤。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禿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西域之人。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于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天下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于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爲言。某雖狂。發于忠悃。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悟。欲復用之。皇甫鏞素忌其直。奏言。某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先生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乃自爲文。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人之先生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監祭酒。轉兵部侍郎。王庭湊以鎮州反。圍牛元翼于深。援兵且十萬。望莫敢前。穆宗詔先生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于帝曰。韓愈可惜。帝亦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也。死。臣之義也。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者乎。遂疾驅入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懼。汗伏地。乃出。元翼帝大悅。轉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

十七。贈禮部尙書。諡曰文。葬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也。先生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變。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先生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所著有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宏深。佐佑六經。與孟軻相表裏。自先生歿。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宋元豐中。從祀孔廟。追封昌黎伯。明嘉靖中。祀稱先儒韓子。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于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子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

又曰。退之云。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

又曰。韓愈道他不知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又曰。韓子責人甚恕。

又曰。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

又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苟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

朱子曰。韓退之卻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

問博愛之謂仁。朱子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要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退之云：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甚有意義。

又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卻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真箇如此。他資才甚高。

又曰：退之原性，人多忽之。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

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朱子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少卻一氣字爾。

又曰：退之卻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煞好。

問：程子言近世豪傑，揚子雲豈得如愈。如何。朱子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卻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也。

又曰：退之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

又曰：韓退之云：磨礪去圭角，浸潤著光精。又云：沈浸濃郁。又云：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而今學者，都不見這般意思。

又曰。退之云。磨礪去圭角。易曉。浸潤著光精。此句最好。人多不知。只是將聖人言語只管浸灌。少閒自是生光精。氣象自別。

西山真氏曰。唐史云。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史氏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蓋史氏存乎獎善。而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釐。必致其察。此所以不同與。

又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埽應對。而非末也。自清靜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糝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于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于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卽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燦然復明者。韓之功也。

敬軒薛氏曰。唐之韓子。乃孟子以後。絕無僅有之大儒。原道原性篇。雖博愛三品之語。有未瑩者。然大體明白純正。程子所深許。朱子又爲考正其書。誠非淺末者可得而窺也。後學見朱子兼論其得失。而不知此乃責備賢者之意。遂妄論前賢。若不屑爲者。其可謂不知量也甚矣。

又曰。當韓子之時。異端顯行。百家並倡。孰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爲相傳之正統。又孰知孟軻沒而不得其傳。又孰知仁義道德合而言之。又孰知人性有五而情有七。又孰知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又孰敢

排斥釋氏。濱于死而不顧。若此之類。大綱大節。皆韓子得之遺經。發之身心。見諸事業。而伊洛諸儒之所稱許而推重者也。後學因見先儒有責備之言。遂勦拾其說。妄議韓子。若不足學者。設使此輩生韓子之時。無先覺以啓其迷。無定論以一其志。吾見淪于流俗。惑于異端之不懈。又安敢窺韓子之門牆哉。故論韓子之得失。在周程張朱數君子則可。苟未及數君子。皆當自責自求。殆未可輕加詆議。以取僭妄之罪也。

又曰。孟子統絕。漢唐間言道者。皆妄也。韓子亦止能言道之用爾。

又曰。唐三百年。識正學者。韓子。

又曰。韓子氣質明敏剛正。樂易寬厚。皆過于人。但生于學絕道散之時。無所講明切磋。以底大就。使生宋時。得與道學諸君子游。則其所立。當不止是矣。

又曰。周張程朱子之前。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

又曰。韓子原道篇中。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之語。深中異端之病。老釋二家。皆務潔其身。清其心。棄絕倫理而不恤。正韓子所謂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

又曰。想韓文公敬大顛。只是被他說著已病。故爲其所動。韓公不能忘情富貴。而大顛以物外清虛曠蕩之說格之。此公之所以爲其動也。

又曰。韓子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自任如此。

又曰。性理之學。經周程張朱諸君子發揮。如此明白。當時親炙者。尙失其意。而韓子生于道術壞爛之餘。無所從遊。質正。乃能卓然有見。排斥異端。扶翼正道。遂有立于天下後世。真可謂豪傑之才矣。

又曰。韓文所以高于諸子者。以約六經之旨而爲之也。先儒猶謂其先學文。失進爲之序。況爲文不本于六經義理。徒聽文士之辭華。綴集而敷衍之者乎。

又曰。自孔孟後。皆不識性。荀子謂性惡。揚子謂善惡混。先儒固已辨其非矣。唐韓子原性篇。以仁義禮智信論性。以喜怒哀懼愛惡欲論情。獨于性情爲有見。三品之說。蓋孔子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之意。兼氣質而言也。是雖不明指出氣字。而意已在其中矣。竊謂自孟子後。論性惟韓子爲精粹。又豈荀揚偏駁者可得同年而語哉。

又曰。韓文公文交友忠。而不返于退面。可以爲百世之師矣。

敬齋胡氏曰。韓退之極聰明。志大才高。故程子言。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才見此人。如原道等篇。亦窺見聖人之用論性。亦過于荀揚。惜乎未得聖賢用功之要。故用力雖勤。多在文字言語之間。自任雖重于義理。本原終未有得。其以博愛爲仁。行而宜爲義。雖能窺見仁義之用于仁義之本體。有所未覩也。愚按。韓子一生。以子與自命。其有功名教端。在于闢異端。而晚年失足于大顛。至造廬海上。留衣爲別。又其集中讀墨篇。與孟簡書。送浮屠文暢序。皆不能免後世學者之疑。此其故何也。蓋韓子因文見道者也。非有窮理盡性之功。與濂洛諸君子等者也。其原道原性佛骨表諸作。不過就其作用發見處。及

禍福因果等說。淺淺立論爾。亦非能深究其虛無寂滅之根。爲之擣其穴而犁其庭也。一旦流竄播遷。困辱挫折之餘。身心搖落。把持未定。亦其宜也。然自八代以降。斯文淪喪。聖道榛蕪。幾與洪水猛獸等矣。高者羣入于荒誕。卑者胥溺于辭章。舉不知天人性命爲何物。自韓子出。而天下始知正學異端。如南北蒼素之不可易。孔孟之言。始昭然揭日月而行。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于旣倒。韓子之功。雖與天壤並存可也。比隆孟軻。豈爲過哉。嗚乎。韓子而在。予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矣。

學統卷十八

翼統

張橫渠先生

先生姓張。名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仕仁宗朝殿中丞。知涪州。卒于官。先生幼僑寓于鳳翔郿縣橫渠鎮。因家焉。先生始就外傅。志氣不羣。虔奉父命。涪州公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邠人焦寅喜談兵。先生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奚事兵爲。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猶未以爲足也。于是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先生卽語人曰。比見程伯淳兄弟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往師之。遂撤座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乃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嘉祐初。舉進士。爲郿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爲政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高年會于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于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告諭。使往告其里閭。閒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卽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從容語學者曰。孰能

少置意科舉。相從于堯舜之域否。學者聞言。亦多有從之者。遷著作郎。僉書渭州軍事判官。渭帥蔡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爲多。神宗嗣位。銳意變更。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帝卽命召。既入。見問治道。先生以漸復三代爲對。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執政。執政爲王荆公安石。問以新法。先生正色曰。公誠與人爲善。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者矣。執政嘿然。寢不悅。遂命先生案獄浙東。蓋遠之也。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于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至僻陋。人莫能堪。先生處之恬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立大本。斥異學。蓋粹然一軌于正焉。先生慨然有志三代之治。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時典。一洗習俗苟且之陋。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爲之論定井田宅里學校之法。雅欲條敍成書。俾可施行。皆有志未就。秦鳳帥呂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明聖人遺指。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召還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禮官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葬於郿。年五十八。先生力行好古。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有正蒙及東西二銘。其言並有功聖門。學者至今尊崇之。嘉定

中。賜諡曰明。淳祐初。追封郟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張子。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又曰。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又曰。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于迫切者乎。程子曰。子厚爲人謹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宏舒泰。有不及也。

龜山楊氏致書程子。疑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于兼愛。程子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若西銘。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又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不可窮高極遠。恐于道無補也。

又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又曰。西銘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臾而不如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又曰。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閒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問。西銘如何。程子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又曰。橫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

程子答橫渠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深探遠蹟。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然以大概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和之氣。非明容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

藍田呂氏曰。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和靖尹氏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又曰。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

又曰。橫渠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底勇。方做得。

又曰。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功最親切。直是可畏。

問。橫渠似孟子否。朱子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

又曰。橫渠之于程子。猶伯夷伊尹之于孔子。

又曰。橫渠說心統性情。又說鬼神者。二氣之良能。這般所在。說得的當。

又曰。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學者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且學橫渠。

問。西銘仁孝之理。朱子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又曰。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都說了。

又曰。橫渠謂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此數句。是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苟揚豈能到。

南軒張氏曰。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惟患夫勝私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弊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爲天地立心。爲斯民立極。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又云。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日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曹月川曰。困窮拂鬱。實脩省之一機。故張子西銘曰。貧賤憂戚。庸玉女子成。

又曰。張子云。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程子曰。學至氣質變化。方是有益。此自易其過。自至其中之說也。

敬軒薛氏曰。張子曰。一故神。卽神無方。曰。兩故化。卽易無體。

又曰。張子曰。富有者。大無外。日新者。久無窮。其旨深矣。

又曰。讀西銘。著不得一毫私意。

又曰。讀西銘。理明而心廣。

又曰。讀西銘。有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之氣象。

又曰。讀西銘。知天地萬物爲一體。

又曰。西銘立心。可以語王道。

又曰。讀西銘。則知小智自私。誠可恥矣。

又曰。西銘大旨。卽孟子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之意。

又曰。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

又曰。讀西銘。見天之大。

又曰。西銘大旨。欲人克己爲仁。

又曰。頑不仁也。有以訂之。則仁矣。西銘一篇。皆勉人爲仁之意。

又曰。西銘只是欲人存天理。

又曰。周子無極而太極。指性命之全體而言。張子西銘理一分殊。指仁義而言。西銘示人以求仁之體。專言之仁也。于太極圖中正仁義。亦無不包矣。

又曰。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卽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敬齋胡氏曰。橫渠十五年做恭而安不成。是橫渠持身謹嚴。少寬裕溫柔之氣。亦可見其工夫親切。但未至自然。終是些病痛。

又曰。訂頑立心。便可語王道。物我之私既去。則天地之生意在我。推而行之。將無一物不得其所。不然。則雖一匡天下。不過出于智計之私。況禍敗者乎。

高景逸曰。洋洋乎盈眸而是者。何物也。易也。子輿以浩然名氣。先生以太和名易。浩然者。太和之充于四體。太和者。浩然之塞乎天地。匪是不爲知道。不爲見易。故曰。周公才美。智不足稱。

愚按。橫渠早年。馳騁于孫。吳。泛濫于老釋。一見二程論易。卽撤去皋比。由此精思力踐。妙契疾書。其可謂天下之大勇矣。晚節考禮明制。銳意復古。慨然有志三代之隆。雖所如不合。有志未就。而好古力行。實秦漢以來所希有者。程子謂橫渠能養浩然之氣。斯言豈欺我哉。使天多假之年。則涵養蘊藉。泮渙優游。強探力索之勞。化而爲從容寬裕之樂。未必其廣大而未造于熟。學恭而安終不成也。抑橫渠之

書。正蒙得失參半。西銘純粹以精。前賢固論之詳矣。要其最有功聖門。莫如心統性情一語。從古言心者多矣。惟此四字逼真。擲撲不破。而蔡季通以謂言心統性情。不若云心者性情之統名。夫統之爲言總也。卽統名之謂也。橫渠之意。正如是爾。後世譚宗說妙。印月拈花。千奇百怪。愈證愈遠。嗚乎。胡弗取橫渠之言。而深思實認之耶。

學統卷十九

翼統

邵康節先生

先生姓邵名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曾祖令進以軍職逮事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先生幼從父徙共城年三十遊河南弊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于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尙友于古而吾獨未及四方遽可已乎于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先生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先生對曰幸受教乃從之才受河圖洛書宓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先生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憶則屢中者遂衍宓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于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先生初至洛蓬幕環堵不芘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時富鄭公司馬溫公呂申公諸賢退居洛中雅敬先生恆相從遊爲市園宅先生歲時畊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

哺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卽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先生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溫公兄事先生。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也。士大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先生。先生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彊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先生門人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先生。先生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嘉祐中。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先生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祕書省著作郎。先生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程伯子初侍其父。識先生。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先生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叔子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先生超詣之識。務高先生所爲。至謂先生有玩世之意。又因先生之前知。謂先生于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于是撫世事之已然者。皆以先生之言先之。先生蓋未必然也。先生疾病。司馬端明。張橫渠。程明道。伊川四先生晨夕候之。將終。召其子伯溫曰。誌墓必以屬吾伯淳。故旣葬。程伯子爲銘。稱先生之道。純一不雜。

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云。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子伯溫。仲良。伯溫克世其學。元祐中賜諡康節。咸淳初從祀孔子廟庭。追封新安伯。明嘉靖中祀稱先儒邵子。

程子曰。吾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于世。或問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又曰。昔七十子學于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爾。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者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適從。獨康節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惟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

又曰。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

又曰。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會敢如此言來。又如言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

又曰。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又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不止風月言皆有理。

又曰。世之博文彊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于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與堯夫而已。

又曰。子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或問。堯夫所學如何。上蔡謝氏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逼真處。不下工夫。便差卻。問。何故卻不著工夫。曰。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于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功。和靖尹氏曰。康節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數。知未來事。卻小了他。如陳叔易贊云。先生之學。志在經綸。最爲盡之。

呂氏曰。邵先生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然如親。學者來從之間。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閒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張氏嶠曰。邵先生于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于理。

又曰。康節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始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乎。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

歐陽氏宋曰。康節先生嘗以爲學者之患。在于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于道。則蔽于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于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于聖人。雖深于象數。

先見嘿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龜山楊氏曰。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爾。

又曰。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蘊。玩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況敢議其是非耶。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

又曰。伊川之學。于大體上瑩徹。于小小節目上。猶有疏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卻于大體上有未瑩處。又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于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

又曰。康節之學。挾摘竊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污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閒矣。

或言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朱子曰。他是甚麼樣做工夫。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爲人。朱子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卻恃箇甚麼。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曜。皇王帝霸可鋪舒。可謂人豪矣。

又曰。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

又曰。邵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

又曰。邵堯夫詩。只是一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

又曰。康節以品題風月自負。然實彊似皇極經世書。

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朱子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知耶。

又曰。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于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

問。康節數學。朱子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蓋其學本于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類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未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

又問。先生說邵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朱子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

問。康節云。道爲太極。又云。心爲太極。道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言。心指人得是理以爲一身之主而言。朱子曰。固是。但太極只是箇一。而無對者。

又曰。康節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

又曰。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久之。理透。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纔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趣于衰也。謂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消物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他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說他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諡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

鶴山魏氏曰。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其宣寄情意。在擊壤集。凡歷乎吾前。皇王帝霸之興替。春秋冬夏之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霽晦。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液擺落。蓋左右逢源。略無毫髮凝滯倚著之意。嗚乎。真所謂風流人豪者與。或曰。揆以聖人之中。若弗合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動靜語默。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平易坦明。不若是之多言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之心量。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雖無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之多言也。曰。是則然矣。宇宙之間。飛潛動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顛沛。觸處呈露。凡皆精義妙道之發焉者。脫斯須之不在。則芸芸竝驅。日夜雜揉。相代乎前。顧于吾何有焉。若邵子者。使猶得從遊于舞雩之下。浴沂詠歸。毋寧使曾皙獨見稱于聖人也。與。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儒。無此氣象。讀者當自得之。

黃氏瑞節曰。邵子于楊氏太玄。嘗謂其見天地之心。而其書遠過太玄之上。究而言之。皆原于易。書中引

而不發。邵伯溫云：古今之數，皆始于一，而臯極之數，實本于伏羲之先天得之矣。西山先生始終以易疏其說，于是微顯闡幽，其說大著。學者由蔡氏而知經世，由經世而知易，嘿而通之可也。

敬軒薛氏曰：圖象隱于異學者數千年，至邵子而反之于易，其有功于易學大矣。

又曰：邵子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等語，卽發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云云之橫圖也。其曰乾坤縱而六子橫等語，卽發明天地定位云云之圓圖也。

又曰：自孔子後數千年，易只曰周經，乾元亨利貞以下，而伏羲先天四圖，隱而不傳，雖有繫詞，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及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之言，人亦不知何謂。至邵子傳先天圖，于是以繫詞說卦之言證圖，一一相合，而伏羲作易本原復明。

又曰：自秦漢以來，不知自何時，易之圖象，不傳于世，如王輔嗣作易解，只自乾元亨利貞經文以下，皆不論其圖象。至邵子得先天圖，而後圖象始明。

又曰：易先天諸圖，自希夷以前，皆爲方士所傳授。至邵子反之易，則知作易之本原實出于此。朱子詩曰：大易圖象隱，正謂隱于異學也。

又曰：孟子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康節之學，推往知來，蓋亦如此。又曰：康節見盛衰之際，甚明。

又曰。邵子論天地始終之數。乃前聖所未言者。

又曰。邵康節見造化人事熟。所以終不出。

又曰。發明大易象數之原始于邵子。繼之者。朱子也。

又曰。程子稱邵子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其意深矣。

又曰。康節首尾吟。多盛極慮衰之意。

敬齋胡氏曰。程子言康節空中樓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實地上安腳。更好。

又曰。明道作康節墓誌。言七十子同尊聖人。所因以入者。門戶亦衆矣。是未嘗以聖學正門庭許他。言先生之道。可謂安且成矣。是康節自成一家。

又曰。先儒以爲水泛地。故地不沈。日晝升天也。如水。此誣也。朱子謂天以剛風施衰。得地在內不陷。岐伯曰。大氣舉之。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三說皆通。邵說尤精當。

又曰。康節言。畫前有易。此說最精。未畫卦之前。卦之理已有。但非聖人寫不出來。禮樂亦然。制禮作樂。雖出于聖人。未制作之前。禮樂之理已具。特假聖人之手以成。如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此意也。刪後無詩。卻說不定。如有聖王者作。其詩固在也。

又曰。康節本心清明。造化之闔關往來消長。閱之熟而契之深。故其所言。無非此理。卷舒作用。無非此事。

然亦有侮玩不恭之意。

整庵羅氏曰。邵子元會運世之說。都是從數上推出。初非杜撰。小則一歲。大則一元。參伍錯綜。其說皆有條理。若比之鄒衍迂誕之譚。佛氏宏闊之論。切恐太過。但其學不傳。無由通知其本末爾。

又曰。經綸世變。乃邵書本旨。皇帝王霸。雖則並稱。而等級至爲嚴密。其以易書詩春秋爲聖人之四府。雖未及儀禮周禮。然有禮樂污隆乎其間一言。說得卻無滲漏。其前後議論。諸儒道不到處頗多。間有一二未純。瑕瑜自不相掩也。若有妙達天人之蘊。朱子特深知之。所著贊辭。稱其手探月窟。足躡天根。其必有所見矣。

問。明道許康節內聖外王之學。何以後儒論學。只說程朱。高景逸曰。伊川言之矣。康節如空中樓閣。他天資高。胸中無事。日日有舞雩之趣。未免有玩世意。

愚按。康節始學于百原。深思博考。乃浩乎其有得。晚年玩心高明。包羅宇宙。其于下學工夫。不無少欠。然原本所在。初非有外于內聖外王之指。迹其所見。殆與程張略等爾。其所自爲傳。有曰。舉世尙虛譚。未嘗掛一言。舉世尙奇事。未嘗立異行。又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遊天地。康節之自道其實如此。世儒不察。乃以彋彋數學目之。抑何視前賢之小耶。且夫聖賢之所謂數也。何爲也哉。如兩儀也。自其乾坤而言。謂之理。自其陰陽而言。謂之氣。自其天地而言。謂之象。自其一二而言。謂之數。理也。氣也。象也。數也。合之則不能分之。則不可者也。故聖賢言理。而數在其中。言數。而理在其中。至誠

之道。可以前知。不過曰吉凶悔吝可斷之以理而已。大易爲前民利用之書。亦惟曰陰陽剛柔。貴得其中。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而已。至所云占卜筮龜。亦不過決疑之一事。尙書禹謨有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洪範七稽疑。首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後謀及卜筮。然則設筮卜筮。決非古人之所首重。聖賢舉事。豈肯舍自然之理。當然之事。而漫求諸冥漠不可知之地哉。殆必不然矣。康節之所謂數。固亦聖賢之所謂數也。皇極經世之書。以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推而上之。衍而下之。皆十二與三十之數。迭爲用者也。雖其爲說頗傷繁碎。要亦不外于陰陽消長之故矣。富鄭公以康節年高。勸學脩養。康節曰。不能學人胡亂走也。及疾且革。或曰。先生論命否。當一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由斯以觀。康節之不以小數自名。不亦彰明較著矣乎。彼夫九流雜言。與射覆末技。盡後世妖妄鄙俚之譚。不足掛齒頰者也。市井無賴。類多假託以濟其私。則皆妄稱前賢。以神奇其說。小之牟利餬口。大之惑世殃民。恣肆猖狂。略無忌憚。而無知不逞之徒。相與奔走羅拜。爭趨如鶩。至有敬之如神明。事之如嚴父。直至老死而莫知悔者。前代若張角。方臘。劉福通輩之階亂。皆由是也。嗚乎。豈非數之一言。足以釀世間無窮之禍。莫大之憂。而未有艾也。與。愚故于康節之學。不憚反覆辨之。爲天下後世明告也。

學統卷二十

翼統

司馬君實先生

先生姓司馬名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父池終天章閣待制先生生七歲懷然如成人羣兒戲于庭一兒登甕失足沒水中衆皆棄去先生持石破甕兒得活京洛閒畫傳其事寶元初登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簪其一歷官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先生言眞僞不可知且非自至不足爲瑞請卻之又奏賦以風脩起居注判禮部未幾同知諫院先生進三劄子其一論君德曰仁曰明曰武其二論治道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三論練兵曰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寬仁宗皆納之始帝不豫國嗣未立人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時先生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疏三上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奏乞檢會臣昔所上三狀決意速行疏再上帝感悟曰送中書先生見韓魏公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皆拱手曰敢不盡力于是遂立英宗爲皇子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先生言陵遲之漸不可不正英宗立先生預奏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漢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

敢先先生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議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先生乞留。不可。請與俱貶。任守忠。反覆交構。以先生言遠竄。天下快之。有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先生抗言其非。持白韓魏公。公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先生慮。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立。擢翰林學士。先生力辭。帝曰。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竟不許。已而代王陶爲御史中丞。張方平參知政事。先生論其不叶物望。帝不從。還先生翰林兼侍讀學士。先生嘗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命置局續其書。至是。帝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詔邊臣招納。先生上疏極論。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先生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先生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先生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先生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甚于加賦。此蓋桑宏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爾。爭議不已。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先生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生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爾。帝

問先生。先生因極言新法之害。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先生。帝曰。相與論是非爾。何至是。先生曰。平民舉錢出息。尙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患。臣恐異日青苗亦猶是也。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洵洵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先生曰。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爾。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帝欲用先生。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劇上之名。內懷埶下之實。苟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尋安石以韓魏公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先生樞密副使。先生辭曰。陛下徒榮以祿位。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新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帝猶未允。安石起視事。先生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先生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充。事見充傳。帝欲復用先生。蔡確沮之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遂止。帝謂資治通鑑賢于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及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所至。民遮道聚觀。曰。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立。太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先生請開言路。詔榜朝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眩惑流俗。

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罰無赦。后以詔示先生。先生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先生又奏脩心治國之要。其目各有三。卽仁宗朝所陳者。而英宗神宗初立。皆嘗以爲獻。乃申其說曰。臣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于是。是以區區首爲累朝言之。起知陳州。過關。留爲門下侍郎。時議者猶謂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先生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或謂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聞上。則禍作矣。先生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元祐元年。復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先生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折簡與呂申公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監司不用新進少年。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遂罷青苗。復常平法。是時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先生起居。敕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海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歡若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云。先生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賓客憫其體羸。謂宜少節煩勞。先生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大事也。是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臨其喪。輿以一品禮服。賻特厚。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先生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

有禮。兄日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但生平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爾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開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于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文集八十卷。他著述二十種。五百餘卷云。紹聖初。御史周秩論其誣謗先帝。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詔奪贈諡。卞所立碑。惇言不已。連追貶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辭曰。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不忍刻也。府官欲加罪。泣曰。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媿之。靖康初。還贈諡。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咸淳中。從祀孔廟。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司馬子子康。端謹至孝。舉明經。累官司諫。直集賢院。

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能受盡言。儘人迂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又曰。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

問。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起知河陽。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程子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朱子曰。溫公可謂智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或問。溫公力行處甚篤。只是見得淺。朱子曰。是。

又曰。子思所謂誠。包得溫公所謂不妄語者。溫公誠。在子思誠裏。

問。諸先生皆以爲司馬公許多年居洛。只成就得一部通鑑。及到入朝。卻做得許多不好事。朱子曰。卻不是司馬公之失。當時哲廟若有漢昭之明。便無許多事。

問。司馬公憂國之心。至垂絕。猶未忘。道鄉亦然。竊謂到此無可奈何。亦只得休矣。朱子曰。全不念著。卻如釋氏之忘。若二公又似太過。問。夫子曳杖負手。逍遙而歌。卻不然。曰。夫子猶言。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子。依舊是要做他底。

又曰。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溫公晚年。更歷之多。爲此說。

南軒張氏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使某答之。亦不過如此。溫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于終條理者矣。

敬軒薛氏曰。司馬公勸仁宗建儲一事。可謂大忠。

愚按。溫公所造。固不能如周程諸子之深。然其篤志力行。亦無一不以存誠爲本。嘗語人曰。爲學自不妄語始。又曰。吾生平所爲。無不可以對人言者。夫不欺無妄。誠之道也。誠則可以動天地而格鬼神。而況于人乎。公之勳名事業。顯當時。垂後世。固其宜也。孔子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其公之謂與。然公之闢老釋也。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

吾不信也。以愚觀之。老釋之說。盡荒唐爾。無所謂微言也。脫有之。亦未有可通于吾說者也。公之言。涉于疏矣。至云不信其誕。非卓然有見。而能若是乎。然則公之護名教之功。亦惡可少哉。亦惡可少哉。

學統卷二十一

翼統

尹和靖先生

先生姓尹名焯字彥明一字德充世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爲河內先生次子洙字師魯是爲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先生先生少孤奉母陳氏以居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先生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黨人議先生歎曰是尙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于伊川曰焯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意汝以善養乃以祿養耶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先生于是終身不就舉先生之師伊川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先生以篤行伊川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伊川既沒先生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先生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以歸尙書梅執禮中丞呂好問侍郎邵溥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焯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爲師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有出其右者朝廷旣已宣召而命爲處士以歸使焯韜藏利器不爲時用殊非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優擢以慰物望不報明年金人陷洛先生闔門被害先生死而復甦門人昇置山谷中乃免建炎元年劉豫僭位使僞帥趙斌以禮聘先生不從則以兵恐之先生逃去自商州奔蜀至閬中得伊川易傳于

其門人所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于涪。涪伊川故讀易地也。關三畏齋以居。蜀之學者多從其教焉。無何侍讀范仲以先生學有淵源。內外淳備。舉以自代。特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以疾辭。而敦召益力。屢遣使奉詔至涪。加禮津遣。有司日夕候門守趣。先生不得已。始就道。先是伊川謫居于涪。涪人爲立祠于北巖。先生既辭免不獲。乃以文告于祠。而後行。以示不忘師訓也。蓋自崇寧以來。禁錮道學。以元祐舊人爲諱。高宗渡江。始稍稍召楊龜山。胡康侯等用之。諸公薦先生甚力。既召。而司諫陳公輔復上疏攻程氏學。乞加屏絕。先生行至九江。上奏曰。竊見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焯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焯濫列經筵。其所敷釋。不過聞于師者。若舍其所學。是上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乞令自便。訪求醫藥。遂留不進。左僕射張公浚上章薦先生。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先生至國門。復以疾辭。帝曰。尹焯可謂恬退矣。詔以祕書郎兼崇政殿說書。趣起之。先生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祕書少監。兼職如故。未幾。力辭求去。帝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尹焯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足增重朝廷氣象。乃以先生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舉先生自代。宰相趙公鼎亦力薦之。乃除太常少卿。仍兼職如故。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浚鼎去位。秦檜獨相。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檜專主和議。先生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戎狄之禍。亙古未聞。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卽位以來。十有二年。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

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于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信讎敵之譎詐。而覘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禮經復讎之義乎。又況來使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共之讎。與之議和。竊爲陛下痛惜之。又移書責秦檜。檜大怒。疏及書皆不報。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先生上表。力陳當去之義。請放歸田里。檜見而益銜之。遂差提舉江州太平觀。先生至平江。復引年請告。得旨。以左奉議郎致仕。至會稽。病卒。紹興十一年十月初四日也。年七十三。先生之學。望聖人以爲趣。嘗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循循有序。終其身。從事而弗措焉。生平莊敬篤實。不欺暗室。于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見于容貌詞氣之間。望而知爲有道之士也。當時學于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宏毅。實體力行如先生者。蓋亦鮮矣。先生嘗病。同門之士記伊川之言。多失本指。曰。伊川之成書。易傳而已。讀易傳。足知伊川之學。故先生亦不著書。獨奉詔解論語。及門人問。答傳于世。其言行見于涪陵記善錄。爲詳。景定中。謚曰肅。

程子曰。尹焞魯。張繹俊。俊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呂氏稽中曰。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

朱子曰。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

又曰。和靖只是一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辱其師。則有之。有益于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閒又自轉移了。

問。和靖專于主敬。集義處少。朱子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傍理。

又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

又曰。和靖諦當。

又曰。和靖只緊守伊川之說。

又曰。和靖主一之功多。

又曰。和靖持守甚確。凡遇飲。手足在一處。醉後亦然。

又曰。和靖赴樂會。亦歡然。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也。在平江時。累年用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有僧見之。云。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爲如何。然恐亦只如此也。

黃勉齋曰。先生之學。篤于踐行。不爲虛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蘊也。今其可見者。經筵進講。門人記錄爾。惟卽其所遇于世者。觀其所處。然後知先生之于道。卓乎不可及矣。至于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非甚盛德。而能若是乎。理義充于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喪。膠轕萬變。日陳乎前。而此心自若也。程子之門。從遊之士。皆極天下之選。而于先生亟稱之。其察之審。

矣。

問。學孔子自何人始。呂涇野曰。自顏子始。學顏子自何人始。曰。自程伯淳始。學伯淳自何人始。曰。自尹彥明始。故知孔子者。莫如顏子。知程子者。莫如尹子。

問子見南子。涇野曰。沈晦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可見乎。尹曰。不可。曰。子學孔子者也。如何不見。曰。若某學未到。磨不磷。涅不緇。處故不敢見。沈曰。破我數十年積疑。尹曰。某恐出門後又疑了。此可見尹之自得處。凡學聖人。如尹彥明方切實。

學者欲觀天文。涇野曰。何必然。當切問近思。曾見尹和靖詩云。能言未是難。行得始爲難。須是真男子。方能無厚顏。與某意正合。只要力行。若尹子又何嘗講天文耶。

涇野看薦尹先生章疏。歎曰。一箇布衣如此。只是積誠所至。或曰。尹先生讀參也魯。又手起曰。某也得魯字力。曰。尹氏之子程門。猶聖門之得曾氏也。故學者雖魯不妨。只要立志爾。

涇野問某。尹和靖文集汝看過否。對曰。亦曾看過。若定夫輩。後來多流于禪。曰。然。故伊川言。某死而不失其正者。惟尹彥明焉。且自涪歸。歎學者多從佛學。故孔子曰。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涇野謂曾子易箦的去處。真是歿壽貳他不得的。或語及尹和靖出處進退。甚是分明。曰。彥明曾亦應過進士舉來。策問中有議誅元祐黨人。卽歎曰。是尙可以干祿乎哉。遂不對而出。看和靖這出處。去易箦事亦不遠了。人之身只有箇出處進退。死喪壽歿而已。學者做工夫。過得此等關。餘處皆易矣。

又曰得聖門之正傳者。尹子而已。其行慤而直。其言簡而易。

愚按。和靖之信服伊川。不啻顏曾之于孔子。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和靖告祠文有曰。不辱其師。則有之。師弟子相知之深。相信之篤。有如程尹二子者乎。故和靖生平險阻備嘗。死守師訓。至身經百折而不易。嗚乎。此豈作而爲之者耶。雖憂病困窮。未暇著述。于師門微指。少所發明。然持守之嚴毅。出處之姱峻。真不愧伊洛之高弟也已。且夫當衆言淆亂之際。而獨能壁立千仞。屹然爲名教于城。此其爲功。亦不細矣。或其猶以奉母命看光明經一節少之。愚謂以和靖之正。和靖之母之賢。決不至有效世俗佞浮屠之事。若所云同衆迎觀音。尤非大賢之所肯出。意非好事者之誣詞。則必當時記者之失其真爾。是惡可以不辨。

學統卷二十二

翼統

胡康侯先生

先生姓胡名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父淵故宣義郎致仕贈中大夫母吳氏故永壽縣君贈令人先生年七歲爲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穎昌靳裁之嘗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器重先生與論經史大義先生以是學問日益進紹聖初登進士第哲宗親擢爲第三除太學博士遷提舉湖南學事盡心教導足跡不躡權門有詔舉遺逸先生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先生與己異得簿言大喜命獄司極力推鞠訖無狀先生竟除名未幾復官中大歿先生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舍墓傍將躬畊以老焉宣和末以薦除屯田員外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再除起居郎又辭不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先生卽入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若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于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于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則天下幸甚又聞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志必成而功可立望詔大臣詢以脩

攘之方。令各盡底蘊。畫一具進。仍集百官議于朝堂。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頒諸中外。以次施行。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之效。疏入。有旨命召試。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諸與己不合者。卽指爲朋黨。見先生所奏。慍懟形于辭色。乃言先生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納。先生亦屢辭。南仲又言先生實不臣。欽宗問狀。南仲曰。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非不臣而何。欽宗又不納。每臣僚登對。必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污者。惟安國一人耳。欽宗歎息。令勉受命。旣試。除中書舍人。南仲知欽宗意不可回。乃諷臺諫論先生稽慢不恭。宜從黜削。欽宗終不許。先生乃就職。中書侍郎何奭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彊敵。先生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以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何以待之。時奭方得志于欽宗。密說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而其意蓋自欲當南道之任。又以于先生嘗有推挽之力。必無駭異。及此奏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異議爲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信然。然猶不得已。于四總管之地。各削其遠外州郡而已。後金人大入京師。被圍。北道總趙野宵遁。爲羣盜所殺。西道王襄領所部兵。翱翔漢上。不復北顧。大略如先生所策云。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珪行詞。謂綱勇于報國。數至敗衄。吏部侍郎馮澥言。珪行綱責辭。實乃爲綱遊說。珪坐貶。先生劾澥越職妄言。軋脅異己。推降王氏之學。再挾紹述之議。國論紛紛。皆由于澥。于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奭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脩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金騎已薄都城矣。先生在省一

月。在告之日居其半。每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盡姑置之。先生曰。事之大者。無不起于微細。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金園益急。欽宗命召先生及許景衡。旨竟不達。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先生。痛憤時事。有趨命之意。而黃潛善方得政。專權妄作。先生因辭免不行。奏中頗譏潛善。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先生託疾罷之。建炎二年。樞密張公浚薦先生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趨召。遂行。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論入。復除給事中。尋兼侍讀。專以春秋進講。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先生奏曰。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附會。循致渡江南狩之初。又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不顧君父。今彊敵憑陵。叛臣不忌。沿江重地。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詔勝非改除侍讀。召赴行在。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先生奏曰。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臣方以春秋進講。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時呂頤浩再相。欲傾秦檜。將目爲朋黨。以先生黨魁。且在瑣闥。必先去之。乃力引勝非爲助。而卽于先生所奏。擬旨切責。遂落職奉祠。是夕。彗出東南。秦檜三上章乞留。不報。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先生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先生無故罪去。非所以示天下。皆不報。頤浩遂排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表臣等二十餘人。以應天變。臺省爲之一空。勝非遂相。而先生竟歸。五

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予祠。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進覽。高宗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旨。乃除內祠。兼侍讀。先生以疾未行。會司諫陳公輔疏。詆程氏之學。先生乃上奏曰。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因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集遺書。頒行天下。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先生學術頗僻。復除知永州。辭。復予祠。久之。高宗追念舊學。特除先生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贈左朝議大夫。謚文定。先生初問人材于游定夫。定夫以秦檜爲言。且比之苟文若。故先生力稱檜賢。檜亦力引先生。及檜再相。誤國。先生不及見也。先生彊學力行。以聖賢爲標的。平居矢志。在于康濟時艱。見中國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于其身然。風度凝遠。脩然塵表。視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嘗曰。吾平生出處。皆內斷于心。浮世利名。如蟻螻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先生和靖爲稱首。游定夫。謝顯道。楊中立。皆二程高弟。先生雖不及二程之門。而與三君子相友善。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先生自王荆公廢春秋。不列學官。先生謂先聖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每歎曰。此傳心要典也。有春秋傳若干卷。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輔遺一百卷。行世。明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成化初。追封建寧伯。嘉靖中。祀稱先儒胡子。寧將仕郎。稱。弗堂先生。宏。承務郎。稱。玉峯先生。寅。奉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稱致堂先生。從子憲。迪。功郎。稱。籍。

溪先生並爲宋大儒。別有傳。然則先生之庭訓。豈易及哉。

上蔡謝氏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

河東侯氏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敍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于古人。

問。文定卻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獨興者。朱子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學問多得穎昌斬裁之啓發。後來得之上蔡者多。

又曰。文定公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爾。

又曰。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又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等語都好。

問。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朱子曰。文定卻信得于己者。可以施于人。學于古者。可以行于今。其他人皆信不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仲舒比似古人又淺。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而講于其說。其自得之奧。在于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就可謂有功于斯文矣。

愚按。文定以身任綱常名教之重。出處進退。實足關世道隆替。國勢安危。南渡以來。巋然人材之冠冕者也。平生表章麟經。潛心疏傳。發明宣父之旨。以嘉惠來茲。而于陰陽內外之界。是非邪正之關。辨之

不遺餘力焉。嗚乎。可謂勇矣。其論程學疏有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答贛川曾幾書有曰。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知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爲障。而于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繆。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脩身至于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謂充良知良能。而至于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于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觀疏與書之言。文定之于斯道。殆所謂較然不惑。卓然不易者也。嗚乎。若文定者。雖與孟軻韓愈比烈可矣。

學統卷二十三

翼統

楊龜山先生

先生姓楊名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悟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進士第時河南程明道與其弟伊川講孔孟絕學于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先生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于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越四年而明道卒先生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伊川于洛時年已四十矣一日伊川偶瞑坐先生與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橫渠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先生疑其近于兼愛與伊川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先生安于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先生年幾七十時天下多故有言于時宰者以爲時事至此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祕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

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于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于中而已。時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先生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疎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宏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宏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尙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急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先生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孥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宜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

以講和先生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尙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先生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擄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先生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先生以靖太學。先生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于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于卿。遂以先生兼國子祭酒。先生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于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于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故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

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堯鷺守成之詩。于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而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先生。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先生亦罷祭酒。先生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于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先生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奉祠如故。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請修建炎會計錄。恤勤王之兵。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諡文靖。先生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于中者。純粹而宏深。見于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

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瓊。鄒浩。皆以師禮事先生。旣渡江。東南學者。推先生爲程氏正宗。與胡文定往來講論尤多。胡五峯羅仲素皆其子弟。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文公張宣公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于先生。先生浮沈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著有三經義辨。龜山語錄。文集行世。明宏治中。追封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嘉靖中。祀稱先儒。楊子。子迪。力學通經。亦常師伊川云。

程子曰。楊時煞穎悟。

又曰。楊時于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某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上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武夷胡氏曰。自孟子歿。遺經僅在。而聖學不傳。所謂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世無其人。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閒隙。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于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于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觀奧。號稱高弟。在南方則龜山楊中立是也。

又曰。楊公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于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

卜也。

陳氏淵曰。謝顯道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楊先生。

又曰。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于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爲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熙寧中。旣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卽往從學。旣歸。閑居累年。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于先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朱子曰。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入。非假學力。

又曰。伊川之門。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

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朱子曰。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如何爾。

又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又曰。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

南軒張氏曰。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工少。而涵養之功多。

高景逸曰。龜山曰。天理卽所謂命。知命只事事循天理而已。言命者。惟此語最盡。

又曰。楊龜山先生致知格物。蓋言致知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思蘄于意誠心正遠矣。此程門格物的傳也。

愚按。龜山晚年一出。當時若不滿人意。然胡文定論之甚公。朱子深有取焉。斯固未足爲龜山病也。卽其建白罷荆公配享。燬新經板籍一二事。不謂非有功于斯道者矣。正學一綫。得闔中諸大儒而始昌。溯厥淵源。實自龜山首開之。然則龜山之功。亦豈在子輿氏下哉。

學統卷二十四

翼統

羅仲素先生

先生姓羅名從彥字仲素南劍人自幼穎悟不爲詞章之學及長堅苦刻厲篤志求道聞同郡龜山先生得伊洛之傳慨然慕之徒步往從焉龜山熟察之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于是日益以親龜山弟子千餘人無及先生者先生初見龜山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過一生矣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龜山曰曩聞伊川說甚善先生遂嚮田裏糧至洛見伊川所聞亦不外龜山之說乃歸事龜山而卒業焉沙縣陳淵龜山之壻也嘗詣先生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未聞奧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閒謁龜山將溪上吟咏而歸恆充然自得同郡李愿中與新安朱喬年聞先生得程氏傳于龜山之門俱執弟子禮從先生受學焉先生懲熙寧元豐之間變亂祖宗法度于是作遵堯錄大要言堯舜之君不作也久矣自獲麟以來迄五代千五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然皆難以霸道有宋隆興一祖開基三宗紹述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見于紀綱法度者沛乎大醇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太宗仁廟皆知所紹述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張仁宗之世一于恭儉至熙寧元豐中管心執法甲倡乙和功利之說雜然並陳宣和之末遂召金人犯闕之變其源流非一日

也。今皇帝遭時之難，憫生民之重困也，發德音，下明詔，悉剋熙豐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爲言，四方企踵以望太平矣。因采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闡今傳後者，以事相比類，纂錄之，曰遵堯錄。其閒事之至當理之可久，則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不合者，作辨微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等共十人，其言行之可考者，附于後。若乃創始開基之事，廟謨雄斷，仁心仁聞，則于其君見之，襲太平之基業，守格法，行故事，竭公盡忠，則于其臣見之。爰見熙豐之弊，遂啓金人之禍，痛心疾首，著書八卷云。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先生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奸，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奸，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宏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倡之，于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乎！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

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于懦。其議論醇正。類如此。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于官。年六十四。子敦。敏。皆早歿。無嗣。後門人葬于本郡羅源黃際坑。著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語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錄、春秋指歸、及遵堯錄行世。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賜諡文質。明萬歷末。從祀孔廟。稱先儒羅子。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乃知舊學之差。于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

朱子曰。龜山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又曰。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于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看亦甚緊要。不可以不攷。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于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于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于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朱子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

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使不可。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于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沒之後。既無子孫。其遺言不多見于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于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爲功利之圖。浸兆金人之侮。是其缺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比耶。

周氏坦曰。先生不求聞達于世。胸次抱負不少。概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鬱于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著遵堯錄一篇。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詒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略可推矣。

愚按。豫章先生潛思篤行。務爲明體達用之學。嘗曰。中庸之書。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又曰。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不知所止。則于學無自而進。又曰。以聖賢則莫學而非學。則莫學道。以俗

而非物。考其議論。蓋無一不大醇而至正。求一言之隣于駁雜。涉于旁岐。不可得也。其以上接伊川龜山之緒。下啓延平考亭之傳。裒然爲東南鉅儒。良有以哉。良有以哉。

學統卷二十五

翼統

李愿中先生

先生姓李名侗字愿中劍浦人生有異稟弱冠遊鄉校有聲年二十四聞同郡羅仲素得河洛之傳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仲素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來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上書仲素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缺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措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策有足稽焉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受者句讀文義而已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身可以理世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爲之大哀邪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於千五百歲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于利祿也抑侗聞之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于饑寒者皇

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嘗忘也。至于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道之所可貴。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爾。舍此不務。而必求誣詭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猶饑寒切身者。不知菽粟布綈之爲美。而期乎珍異侈美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于此。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孳孳矻矻。爲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于動靜語嘿之間。爲目擊而意會也。侗幸而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于茲。今二十有四歲矣。茫乎未有所止。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慙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擇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猶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此不肖之身。爲先生長者累哉。惟先生啓迪輔翼。使由正路行。而心有所舍。俛然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于門下也。于是受業于門。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盡得其所傳之奧。仲素亟許可焉。仲素好靜坐。嘗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其于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旣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陋巷。怡然自適。由是涵養純熟。泛應曲當。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事之更得其歡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族姻舊故。恩意篤厚。有貧不能自振者。則爲經理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設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澄

心體認天理。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讀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于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山谷稱周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于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于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爾。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閒。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嘗語學者曰。孟子養氣之說。于學者極有力。須是旦晝存養。不至牴牾。卽夜氣清明。可以常存。若旦晝不能存養。卽夜氣何有。其開示學者如此。先生旣閒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以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于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朱章齋與先生爲同門友。雅重先生。遣子從學。卒得其傳。卽文公也。

沙縣鄧迪嘗謂章齋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澈無瑕。非吾曹所及。章齋以爲知言。而文公亦稱自從先生遊。每一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日新不已。如此。晚年從學者益衆。方伯連帥之賢者。亦樂聞而慕之。閩帥汪公應辰。以書幣來迎。先生往見之。至之日。忽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子友直。友信。皆舉進士。友信仕至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于時云。元至正中。追封先生越國公。明萬曆末。從祀孔廟。稱先儒李子。朱子曰。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嘿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于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又曰。先生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于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于時。退未及傳之于後。而先生方且翫其所安樂者于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又曰。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墮之氣。

又曰。延平先生氣象好。

問李先生言行。朱子曰。他卻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睜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又曰。先生初間也是臺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

問。李先生如何養。朱子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

又曰。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其制行不異于人。真得龜山法門。

又曰。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訥。某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先生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訥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又曰。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又曰。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于是顯然過惡萌動。此卻易見易除。卻怕于相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朱子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朱子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覩。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問。延平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爲然。如何。朱子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

又曰。舊見先生說。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

又曰。某舊見李先生云。道亦無元妙。只在日用閒。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又云。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說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爾。

又曰。李先生意。只要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

又曰。李先生與劉平甫書云。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于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整庵羅氏曰。延平李先生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于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于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于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此等言語。是實下細密工夫。體貼出來。不可草草看過。

問。李延平之學甚精密。呂涇野曰。這箇先生的工夫甚大。蓋全在仁上作功。于克己復禮。喜怒哀樂未發之前體認。如朱先生卻稍不似他。朱先生的意思。便要窮盡天下物理。便要讀盡天下書。故如今有許多註釋。看起來雖不必如此。然當時卻不得程門那樣人講論。故不得不然。

顧涇陽曰。李延平初閒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夫野老一般。可謂十分細膩。這便是一箇最善涵養氣質的樣子。

愚按。明道說靜坐可以爲學。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豫章亦好靜坐。延平終日危坐。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數先生者。蓋有懲于學者馳騫紛擊之病。教人先且靜坐。收攝身心。方有進步。如孟子所云。求放心一段工夫爾。非若釋氏坐蒲面壁。作如許大驚小怪樣子也。所以伊川又說。今只道敬。便無病。敬則自能靜。考亭亦說。若一向靜坐。猶有偏在。看來只是一箇敬字好。敬則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而不存。此又二先生深恐學者錯認靜坐爲禪和子。閉眉合眼。底活計。故從而反覆申言之爾。且所謂未發以前氣象。亦只要見得本體湛然。如明鏡止水而已。明鏡無塵。止水不波。心體之靜似之。亦非茫茫蕩蕩。空虛杳冥。不可捉摸底物事也。吾儒與異學。一實一空。一有一無。一正一邪。一全一偏。毫釐千里之辨。端在于此。吾儒千是萬是。異學千差萬差。吾儒得則俱得。異學失則俱失。都只是爭這些子爾。此最是學問源頭處。不當作等閑看者。愚于此曾下工著實體認。自謂稍有所見。已于閑道錄中詳哉其言之矣。願同志者熟察之。

學統卷二十六

翼統

張南軒先生

先生姓張名栻字敬夫號南軒漢州綿竹人魏國忠獻公浚之子也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五峰五峰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先生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峰稱之曰聖門有人矣先生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早夜觀省以自警策以廕補承務郎紹興間忠獻出督奏先生充寫機宜文字尋除直祕閣時孝宗新卽位忠獻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先生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閒以軍事人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恥下憫中國之塗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于是遂定君臣之契忠獻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閒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毋得輒稱兵時忠獻已歿先生營葬甫畢卽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異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于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

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介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卻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彊。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公珙薦于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先生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慰勸。先生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閒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夷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先生見帝。帝曰。卿知夷中事乎。先生對曰。不知。帝曰。金人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先生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先生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依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爲嘿然久之。先生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于彼。則于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蓋必勝之形。當在于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決機。

之日。帝爲疎聽。改容。先生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爲太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說。帝益嘉嘆。面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先生亦以爲言。帝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于民也。先生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爲名色。以取之于民爾。帝瞿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于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先生言。卽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于敬畏。亂起于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帝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闔門事。張說除僉書樞密院事。先生夜草疏。極諫其不可。且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先生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先生知袁州。中說前命。中外誼譁。說竟以謫死。先生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于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先生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

伍法諭溪峒會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于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先生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先生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祕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先生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先生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姦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先生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驅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于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先生劾大辨詐諉。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先生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先生有公輔之望。卒時年四十有八。淳熙七年也。帝聞之。嗟歎不已。考亭與黃勉齋書曰。吾道孤矣。先生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于聞道。而勇于徙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于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于如此。每進對。必自盟于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凡在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燬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編。年行于世。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嘉泰中。賜

諡宣。景定初。從祀孔子廟庭。追封華陽伯。明嘉靖中。改稱先儒張子。

朱子曰。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閒。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其常言有曰。學莫先于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乎。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同于性善養氣之功者與。

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又曰。某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于記誦。其敏秀者。銜于詞章。旣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于是言理者歸于老佛。而論事者驚于管商。則于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閒河洛之閒。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于事。而事之未始不根于理也。

又曰。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于天下。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于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自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于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于孟子

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張公敬夫。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于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嘿契于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于論說。則義利之閒。毫釐之辨。蓋有出于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鉅細顯微。莫不洞然于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于家。而四方學者爭嚮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

又曰。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

又曰。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

又曰。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料。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嘆服。

又曰。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閒架已就。只中閒少裝折。

又曰。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于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自足也。比年

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學日新而無窮。其見于言語文字之閒者。始皆極于高遠。而卒反就于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閒。君子其必有以取之矣。

東萊呂氏曰。公在三之義。上通于天。養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歿爲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答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不以遠近爲閒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矢靡他。參觀遍考。公而且博。其進學之力。不以存亡爲勤惰者。公之事師也。

劉氏曰。先生之導君也。指復讐之念爲天理。以稼穡織紉爲存心。不惟善于引君。而去世儒之空元者遠矣。然予猶喜其利義之辨焉。世人析理秋毫。而行污泥淖。蓋南軒罪人哉。

敬軒薛氏曰。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爲而爲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者。皆人欲。如日用閒大事小事。只道義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利之意。雖做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又曰。太極圖說。在當時惟朱子盡得其妙。其次張南軒而已。

敬齋胡氏曰。有所爲。皆是私意。故張敬夫言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朱子深取之。

愚按。南軒謂學莫先于嚴義利之辨。而又爲之申明其說曰。無所爲而爲之。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之人欲。從來言義利公私之辨。未有若此之深切明著者也。南軒故師五峯。五峯之言性。既已有病。卽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尤不能免當時學者之疑。而南軒之所見。顧如此。若南軒者。誠可謂之學求自得者矣。考南軒之學。頗與晦翁相同。其論心則曰。心本無出入。謂有出入者。不識心也。孟子因操舍而言也。心體實無出入也。其論學則曰。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功夫浸密。則所爲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有上達之功也。其論持敬則曰。只主一之謂敬。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且有害。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助長是也。其闢異端則曰。思者。沈潛縝密。優游涵泳。以深造自得者也。今而曰奔逸絕塵在乎思。則有臆度採取之意。無乃流入于異端一聞便悟。一超直入之

弊乎。非聖門思睿作聖之功也。蓋南軒大指直與晦翁有針芥之合。使更假之年。其所造有未可量者。當時晦翁于呂陸諸公並有貶詞。獨以南軒爲畏友。夫豈偶然之故哉。

學統卷二十七

翼統

黃勉齋先生

先生姓黃名榘字直卿號勉齋福建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先生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考亭先生自見考亭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危坐一倚或至達曙考亭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伯恭以所聞于考亭者相質正及張南軒亡考亭與先生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于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娶先生寧宗卽位考亭命先生奉喪補將仕郎銓中受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衆考亭作竹林精舍成遺先生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先生稿成考亭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先生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考亭沒先生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先生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先生名德辟爲荊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

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尙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先生鞠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先生委曲審問。卒得其情。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糴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先生報以乞候輸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于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饑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即郡治後鳳棲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沖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夷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民情震恐。乃請于朝。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先生日以五鼓坐于堂。濠宕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于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算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先生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爾。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先生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潯山再拜。雨卽至。後二年。夷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蹈于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珪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旣而朝命與

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先生卽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吾郡鞠疑獄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先生移書珏。有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于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于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耑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至于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于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旣明。則爲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夷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爲害甚于夷。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先生言敵旣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于清平山豫立義砦。斷夷人右背。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攜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先生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于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于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

西數百里莽爲邱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竊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人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弦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飯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尙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夷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五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蘄黃決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尙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黃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閒俯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于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先生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先生。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先生。僞有謀。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旣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先生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先生遂歸里。編禮著書。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先生與之講論經理。聲譽不倦。諸生朝夕質疑請益。如考亭。

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諡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朱子曰。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中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于直卿者不輕。

董氏詒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于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愚按。勉齋之言有曰。古人爲學。大抵于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事制心之詣。敬勝義勝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又曰。爲學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固有之也。然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亂墜。亦于我何有干涉。又曰。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理亦爲之寂感焉。敬則虛靈知覺常肅然而不亂。惘然而不昏。則寂之時。理之體無不存。感之時。理之用無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不能不囿于氣。又不能不動于欲。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而昏且亂矣。此學之所以當主敬也。勉齋之論學如此。何其與紫陽脗合也。而其論道統也。有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彰彰較著者。一二人而止爾。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斯言也。又何其見之真而斷之確也。紫陽之門固多賢。而智足以知紫陽者。則無如勉齋。此紫陽于彌留之際。猶拳拳以

斯道之託、呼勉齋而屬之也、與、蓋勉齋之于朱門、亦猶彥明之于程門、曾氏之于孔門云。

學統卷二十八

翼統

蔡九峯先生

先生姓蔡名沈字仲默建州建陽人季通次子也少從朱晦菴遊年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于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具備信先聖之言不予欺也晦菴欲爲書傳未及爲遂以屬先生洪範數學久失其傳季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先生受父師之託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于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之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序書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用也至于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治國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爾後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有哉其序洪範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

數。數始于一。象成于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味象數之原。望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物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于形。數之用。妙于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又作洪範皇極內篇。其詞曰。沖漠無朕。萬物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于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連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又曰。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化生者。塞化醇者。隨草木魚蟲。孰形孰色。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又曰。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大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又曰。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邪。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式俱泯。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又曰。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靜。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則升陽而降陰。以奇耦。則奇陽而耦陰。小大高卑。左右前後。向背進退。順逆醜妍。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遠。陰陽

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資。縱橫曲直。莫或使之。又曰。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與。所以陰陽五行者。其理也。與。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于虛無。語下而不泥于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又曰。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又曰。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又曰。八之一心。實爲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能與其能。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內不可分也。孰分之與。無外不可窮也。孰窮之與。思之思之。式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鬼神之爲。而妙于斯。又曰。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二之。數之方生。化育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圓行方止。爲物終始。隨之而無其端也。迎之而無其原也。渾之爲一。析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爲一。又曰。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卽知物也。知始卽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又曰。冥漠之間。朕兆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于上山。嶽川澤。奠于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

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蓋先生之探賾鉤隱。闡發微妙。有如此。初慶元中。從父謫道州。跋涉數千里。極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父沒于貶所。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就。理宗紹定三年卒。年六十四。所著書集傳十卷。行世。世稱九峯先生。名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追諡文正。成化初。追封崇安伯。嘉靖中。改稱先儒蔡子。次子抗。能世其業。

李氏士英曰。仲默受父師之訓。凜凜焉。常若有負。沈潛反復者數十年。于二書闡發幽微。至于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哉。

唐氏庚曰。濂溪明道。伊川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菴南軒。東萊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邵蔡二子。蓋欲發諸子之所未發。而使理與數燦然于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矣。

愚按。九峯近述父師。遠宗聖賢。深潛探索者數十年。而後乃洞然于爲理爲數之故。微言邃論。闡發無餘。庶幾天下之言理者。不隨于虛無。而言數者。不詭于正大也。愚尤愛其序書傳首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至哉斯言。所謂全體大用。一以貫之。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彼夫永康之事。功雜于霸。江西之學。術雜于禪。此無他。析體用而二之之故也。二之。則用非其用。以無體也。體非

其體以無用也。異學之所以首尾橫決而表裏交喪也。一之則體中有用。用卽體也。用中有體。體卽用也。吾儒之所以內外渾全而精粗一致也。

學統卷二十九

翼統

真西山先生

先生姓真名德秀字景元更字希元建之浦城人四歲授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入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初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先生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旣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行人之遣夷人欲增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夷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括諸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惟謹得無滋嫚我乎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化而無以使敵情之長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謂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爲清議所貸于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于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于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于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乃召試學士院改祕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祕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蝻蝗之變皆賊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三年遷祕書郎入對乞開公道望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四年選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讒之先生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先生會言官觝之先生力辭兼禮部郎上

疏言夷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夏之憂。蓋夷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六年。遷起居舍人。奏言權姦擅政。十餘年閒。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謙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于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弈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于朝。故人務自全。一詞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楮發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莫敢以聞。先生奏言。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于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尙得名使民之策。乃得免。兼太常少卿。上疏言夷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爲心。充夷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夷人內變。而返。言于上曰。臣自楊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彊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宜使彊兵足食。爲進取計。及今大修墾田之政。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自相保伍。正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糜天下士。先生慨然謂劉燾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祕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夷金通聘。先生陛辭。奏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優答之。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先生與留守憲司大講荒政。以便宜發廩振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

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都司胡峴忌先生，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過，先生上章自明。朝廷以先生爲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徵，至是歲不三四。先生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十二年，以集賢殿修撰，知隆興府。十五年，晉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厲僚屬，以周濂溪、胡康侯、朱晦菴、張南軒學術源流勉士子，罷權酷，除斛面，免和糴，以甦百姓，復立惠民倉五萬石，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史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晉川之變，非濟王本意，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攷，願討論雍熙，追封秦邸故事，斟酌行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先生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以下何足道也。帝曰：一時倉卒爾。先生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帝曰：善。帝初御清暑殿，先生因經筵侍帝，進曰：今宮閣之儀寢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浩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帝皆虛心開納，而史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而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暨盛章始駁先生所主濟王贈典，繼而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開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旣歸，修讀書

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先生入境。首禁之。彌遠死。帝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斂。無徇私黷貨罷市。令司革諸弊政。未幾。聞夷滅。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先生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甯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尙書。入見。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念。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害敬。帝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敕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祿。帝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乞謝事。猶神爽不亂。卒。時端平二年也。遺表上聞。帝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文忠。先生長身玉立。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丰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誦。郡城人驚傳傾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然。自侂冑立。僞學之名以鋼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先生之學。以朱文公爲宗。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旣開。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大學衍義。及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章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文章正宗。唐書考疑。心經。政經等書。行于

世。世稱西山先生。明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成化中。追封浦城伯。嘉靖中。改稱先儒真子。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踴躍。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沈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沈浸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于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于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于世。蓋將公利澤于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邵菴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于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于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于其言。則治亂之則。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敬軒薛氏曰。朱子之後。大儒真西山大學衍義。有補于治道。

敬齋胡氏曰。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透徹。真西山庶幾。

又曰。西山真氏。先心經而後政經。則身心乃出治之本也。

愚按。西山生平一言一動。無一不與世道相關。方黨鋼禁熾。正學晦塞。不憚挺身直任。力爲倡明。而大學衍義一書。本末兼該。法戒具備。遂爲萬世君師天下者之龜鑑。當其書成表進。有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

無以盡正君之法。蓋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嗚乎。至矣哉。斯言乎。誠可俟之百世而不惑者矣。竊謂西山德業文章。光明俊偉。求之有宋。殆于溫公相頊背。所謂斯文正宗。庶幾可無愧也夫。乃或者猶以逮事濟王一節爲遺恨。夫濟王非建成本也。譬川之變與六月四日之事不相類。後西山入見理宗。拳拳于贈卹。反覆乎綱常。亦豈忘情故邸者。嗚乎。是亦可以察先生當日之心矣。卽奈何以王魏目之。

學統卷二十

翼統

薛敬軒先生

先生姓薛名瑄字德溫世河津人也曾祖諱常祖諱仲義皆通經術值元亂不仕教授鄉里父諱貞洪武初中鄉薦爲元氏教諭尋調玉田母齊氏一夕生先生于學舍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子時也先生生而肌如水晶洞見五臟家人異之不欲舉祖聞其啼聲曰體清聲喩非常兒也卜之吉乃舉育之六七歲時祖教以小學四書千言過目卽成誦不爲嬉戲端坐如老人羣兒見其坐卽不敢過其前年十二能爲詩賦時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大亨范汝舟皆元耆儒謫戍玉田父延于家與先生講論經史百家及周程張朱之書於是豁然大悟盡棄其詩賦舊習而從事伊洛之學曰此孔孟正傳也自是專心精進至忘寢食諸耆退謂人曰此子篤信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結爲小友不敢以師自居永樂中父改鄆陵教諭故事生徒無舉者謫其教官充戍鄆陵生徒從來無舉父乃使先生補鄆陵學生應河南試遂舉河南第一明年成進士宣德中授監察御史三楊聞先生名欲一識其面令人要之先生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謝不往一日三楊于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可得而屈乎稱歎不已尋差監湖廣銀場同列以爲賀先生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

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讀誦。冬夜雪飄盈几。誦聲不輟。思有所得。卽秉燭書之。或通宵不寐。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察沅州銀課不足。苦累地方。抗疏罷之。湖北之民永利焉。正統中。初設各省提學憲臣。吏部尙書郭進首薦先生。遂陞山東僉憲。提督學政。先生聞命。欣然曰。此吾事也。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按臨所至。必先詢其行誼。而後及于文藝。集諸生親爲講授。循循不倦。各隨其才器成就之。不求全責備。而諸生感慕不已。皆稱之曰薛夫子。有一生貧。欲祈退教官爲言。先生曰。生祭祀有掌乎。曰。掌磬。先生曰。聖門著教。尙矜不能。磬八音之一。生能鈞聲。固足器也。其曲養人材如此。時太監王振用事。一日問三楊曰。吾鄉誰可大用者。三楊以先生薦。遂得召爲大理少卿。諸生聞召。泣送數百里。爲位而尸之。先生至京師。入宿朝房。三楊過之。不值。私其僕曰。若主之召。王太監意也。詰朝朝退。當詣謝。先生固不謝。又使語之。又不謝。而振更先餉。先生則又卻之。振曰。夫能以美官予人者。我也不與薛公美官。而以餉薛公之卻也。宜哉。乃改先生爲大理卿。先生不謝如前。李文達先生所厚門人也。復使強之。先生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者。振聞之。殊不悅。久之。振議事東閣下。諸卿皆拜。先生獨不屈。振望見。頤而立者。先生也。因爲貌恭也。而心銜之。居無何。振從子山通百戶安妾。安死。欲納之。安妻責妾持服。不許。山教妾告妻。鬻魅夫死。下御史自誣服。先生三覆三反。數辨其冤。都御史王文素憾先生。遂譖于振。嗾言官劾先生受賄。出人死罪。有詔廷問。振曰。是固當死。竟坐死罪。待決。下錦衣衛獄。時學士劉公球以忤振死。詔獄人皆爲先生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辨冤獲咎。死亦何愧。手持周易讀誦不輟。至覆奏臨刑。先生神色自若。

會王振一老僕泣于爨下。振問何爲。僕曰：聞薛夫子賢者也。而坐大辟。今日將刑。僕是以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因爲振備言先生生平。振爲之動。有詔赦之。得不刑。久之。放歸爲民。先生家居七年。杜門不出。雖隣里罕得見其面。弟子來學者日衆。先生拳拳誨以從小學以及大學。由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不事語言文字。而惟責之躬行之實。問及科舉之學。則默然不答。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閻禹錫徒步來學。及別。先生告之曰：程門教人。居敬窮理而已。王振死。以言路交薦。起爲大理寺丞。尋致仕。戶部侍郎江淵言先生心術正大。操履淳潔。年纔踰六十。未嘗衰耗。躬行實踐。深明理學。宜置之館閣。以資啓沃。不當聽其歸去。乃召還。進南京大理卿。南京鎮守太監興安時無敢與抗禮者。先生至。安特降階爲禮。退謂人曰：是與王振作敵者。豈可屈耶。奉差太監金英回京。公卿皆郊送。先生獨不往。英乃言于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送。吾不怪也。人見言于帝。遣使召先生。將大用之。中官沮之。遂改爲大理卿。蘇松有饑。民貸富民粟。不得。遂火其屋。而竄于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坐以謀反。衆畏文。莫敢言。先生抗章力辨之。乃得減。止誅魁首三四人。文大恨曰：薛某舊性尙在。必當有以報之。先生聞而笑曰：辨冤獲罪。又何愧焉。天順元年。英宗復辟。以都御史楊善薦。夜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尋轉左。兼職如故。一日。召入便殿。帝方燕服。先生不入。俟易服。乃入。所陳皆大學誠正之義。爲會試考官。錄成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同列曰：此數字久不言矣。請易之。先生曰：平生所學。惟此數字而已。于忠肅與王文得罪。且坐極刑。先生進曰：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正月陽生。乃天之道。陛下用刑。宜體天。乃詔減。

一等帝初復位。日接見先生。禮遇甚優。頃之。連日不見。會欲遣使徵獅子于西番。先生力諫。不聽。又曹吉祥石亨等用事。李南陽徐有貞等皆落職。先生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哉。遂引疾求去。石亨雅敬先生。謂先生曰。先生既不肯留。某爲先生請勅書。卽家塾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勅書以教鄉里。魯齋懸之屋梁。不以示人。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爲愈也。亨嘆息而去。先生在閣。纔五月而歸。行至直沽。風雨不及館糧。乏。至日中猶未食。先生吟詠不絕。子淳慍見先生杖屨之。曰。身困道亨。庸何傷。旣歸。四方從學者益衆。市館至不能容。先生所學。一遵伊洛微言。以爲朱熹以來。斯道大章。無庸著作。直須躬行爾。平生一言一動。于理稍有違失。便終日不樂。必改之而後已。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無所苟。而出處大節。光明峻潔。于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和氣。可掬。無衆寡大小。一以誠待之。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至于純熟。其教人有序。言皆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嘗謂太極者。卽吾仁義禮智之性也。五經四書。一性字括盡。爲學而不知性。非學也。故倦倦以復性爲教。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而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于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櫝而還珠也。又嘗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其讀書錄二十卷。皆因誦讀有得。輒爲劄記。以備遺忘。而未嘗有意著作。詩文稿雜出門人子弟。都之爲河汾集。大約皆切理之言也。先生一夕忽遘疾。整衣冠危坐于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七十有六。計聞贈禮部尙書諡文清。學者稱爲敬軒先生。宏治初。給事中張九功上言。孔子

之道與天同久。崇于有國。後世儒者。有踐履真實。學術端醇。無愧聖門者。得祀廡下。竊見故禮部右侍郎薛瑄。上真知。尊實行。仕則體國。學以明道。濂洛之流波。覃懷之步武。惟陛下以孔子之道治天下。辨真僞。別純駁。俾人知所向。臣謂瑄宜從祀孔子廟庭。詔祠于其鄉。九年。給事中楊廉言。薛瑄所著有讀書錄。皆積年精思。有益後學。乞板置國子監。俾六館諸生摹印誦讀。瑄鄉祠廟。亦宜賜之名額。遂賜額曰正學。嘉靖間。言路先後言。故禮部右侍郎薛瑄。學行純備。出處姱岐。明興。真儒惟瑄一士。竊見宋有天下。未三百年。周惇頤而下。十有三人。祀于孔庭。元未及百年。有二人焉。明家養士。百七十七年矣。豈翳如綫。殄茲道脈。必欲其人。非瑄不可。然而屢奉詔書。臨舉旋輟。論者或謂瑄著書稀闕。不知道重綱常。學輕文字。宋之胡瑗。初無述作。元之許衡。所著何書。而竝列俎豆。同仰高山。必以狼籍方稱博碩。是揚雄王安石得攘臂仲尼之廡也。臣等謂瑄宜從祀。隆慶中。臺省先後如前請。詔集議闕左門上奏。皆謂瑄宜從祀。制曰。可。遂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薛子。

彭氏時曰。先生心契乎性理之淵源。行蹈乎聖賢之軌轍。窮達一心。夷險一節。真知實踐。今之真儒也。楊月湖曰。先生修己教人。惟以復性爲務。本朝理學之冠。惟先生一人。

劉文安公曰。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若謂其于道所得。以比朱子諸徒。若黃幹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說。未知可伯仲否。

呂文簡公作先生祠堂記曰。公之存時。或曰。今夫子。或曰。真鐵漢。或曰。好一官人。或曰。不愧往昔。或曰。躬

行實踐。或曰本朝理學官一。或曰學已至于樂地。其不平者。止權貴爾。及其既沒。或曰今之真儒。當入孔廟。或曰明體適用。比元大儒。當入從祀。或曰潛心理學。可祀廟庭。或曰有功名教。侑食廟庭。無忝其未祀者。蓋有待爾。

嘉靖中。科道雜遵馬三樂等會議曰。故禮部侍郎薛瑄。鍾河汾之靈秀。接洙泗之正傳。學以復性爲本。以主敬爲要。窮理以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潛心孔孟。寤寐程朱。自許衡而下。造詣未有或之先者也。夷考其平生。剛方正直。不畏彊禦。清修苦節。可資神明。拳拳乎致君堯舜。而不隨世以就功名。侃侃乎許身稷契。而不因難以移厥志。知行兼全。表裏無間。誠昭代理學名臣之首出。純然而無議者也。矧今士習漸流。道真日晦。講良知者。以頓悟爲妙。而略居敬窮理之功。論道體者。以幻空爲言。而昧理一分殊之實。非惟不足以明道。而適所以病道也。茲欲挽之于正。惟在表章真儒。使卓然知所崇嚮。庶乎彰懿行于將來。振儒宗于百代。大道昭明。而正學不著。其于世教。非小補云。

整庵羅氏曰。薛文清讀書錄。甚有體認工夫。見得到處儘到。區區所見。蓋有不期而合者矣。然亦有未能盡合處。信乎歸一之難也。錄中有云。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當矣。至于反覆證明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愚則不能無疑。夫一有一無。其爲縫隙也大矣。安得謂之器亦道。道亦器耶。蓋文清之于理氣。亦始終認爲二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窒礙也。愚竊以爲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長。事物之終始。莫不皆然。如此言之。自是分明。竝無窒礙。

雖欲尋其縫隙，了不可得矣。

又曰：薛文清學識純正，踐履篤實，出處進退，惟義之安。其言雖閒，有可疑，然察其所至，未見有能及之者。可謂君子儒矣。

又曰：讀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于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爲此言而已。

張崇儒曰：粵惟六經，孔孟之旨，羽翼發明，則漢儒之博，唐儒之大，宋儒之醇，卓乎莫可尙矣。然鵝湖聚訟，數年不決，乃其究，確以紫陽爲正。敬軒薛先生崛起河汾，不由師傅，不立門戶，惟以居敬窮理，體驗身心之間者，用爲實功，是德性問學，蓋兩相致焉。故自家食宦遊，歷夷險，以至迅雷易簣，靡不挾策妙悟，懼契還塞，輒札記之。緣歲積，則鮮第次，或三復，則若重疊，是居然以著述謙讓未遑，而梁閒之束，直備笥稿云爾。

趙用光曰：文清公一代醇儒，爲理學稱首，所著讀書一錄，抽自心精，言言著蔡，而議者求多于著述，謂是寥寥晨星，將以翼聖經而開後學，安所衷之。噫嘻！是欲支離大道，而責顏閔以苟揚之業也。夫道有本原，學有戶牖，文清之生也晚，其于此道，蓋已身履之而心遇之矣。事有觸之而相符，理有澄之而乍見，則取而筆之，以備遺忘云爾。非欲敵精神于雕篆，而預以待來世之取衷也。迨其晚年，束著梁上，淨几微吟，則

此一編者。又履之跡。而魚兔之筌蹄矣。耳食者。顧欲以著述求之。不已贅乎。

趙訥曰。文清學有淵源。泛應皆無不可。顧全集中文詩諸作。或出于人事之辭。惟讀書二錄。則本乎心得。而見于躬行。非若他集之比也。

顧涇陽曰。薛文清讀書錄。似乎句句是現成的。不會使自家些子意思。只句句從躬行心得中拈出來。便句句是文清的。

愚按。文清謂學者。幸生洛閩之後。斯道既已大明。不用更事著述。惟當以躬行實踐爲主。以故生平出處大節。以及日用細行。自信不疑。獨立不懼。凡事物當前。取舍從違。判然兩截。如紅爐點雪。烈焰燎毛。略無停滯。自少至老。壁立千仞。百折不回。此非真有定見定守。而能若是乎。所著讀書二錄。雖則確守陳義。少所發明。然隻字片言。都從心髓中流出。都從更嘗閱歷中來。如道甘苦。如說痛癢。淋漓剴切。直是一棒一條痕。一擲一掌血也。學者讀之。豁然猛省。如夢推覺。如醉解醒。至有通體汗下。哭泣終朝者。其爲裨益後學。夫豈淺鮮。以視夫入耳出口。學人說話。全不上身。與夫穿鑿杜撰。別出新解。以譁世取名者。其閒相去。何啻一霄一泥哉。推爲有明一代儒宗。不爲過矣。

學統卷三十一

翼統

胡敬齋先生

先生姓胡名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嘗得鄰家遺物卽還之六七歲學于家塾言動如成人幾冠從安仁于同受舉子業知無所得而厭之聞吳聘君講義理之學于崇仁里慨然徒步往從之遊于是以古人自期以斯道自任以記誦辭章爲不足事而常用心于內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謂聖學成始成終在于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子如賓客瑞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居家惟以悅親爲事兄每自外歸必迂于門外有疾躬自調藥家人化之篤宗族訓子姓不倦親死哀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總功之服悉遵古禮嘗曰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士之遊情高遠者非也初家食有餘推以與人不償不之較後家益窘甚至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爲之籌先生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四方樞衣及門者日衆于是築室梅溪山中聚徒會講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嘗曰學不爲己根本已失雖有顏孟之聰明亦不濟事又曰大抵人之爲學易偏苟無真儒爲之依歸則高者入于空虛卑者流于詞章功利是以依乎中庸爲難且好高妙厭卑近好奇異厭平實喜寬縱憚

繩檢。此學者之通弊。又曰。學者功夫。寧下而勿高。寧沈而勿浮。貴博而不貴雜。貴精而不貴元。又曰。以真心行仁義。是王道也。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又曰。一日克己復禮。此王道之本也。又曰。聖賢之教雖多。不出于存心處事。存心以敬。處事以義。敬義立而德不孤。後人處事多是智計才識。未有義以方外之實學。故獲禽雖多。終是詭遇。惟見得分明。則王道彷彿判然二途而不混。其立論大指如此。既而思周游四方。以充廣其聞見。于是與二三高弟適閩。歷浙。入金陵。泛彭蠡而返。所至豪傑相迎。資其所益。時與上饒婁一齋。永豐羅一峯。南昌張東白相與麗澤。會于弋陽。龜峰聞以陳白沙倡勿忘勿助之指爲亂苗之莠。而莊昶豪放之士。且將流于曠蕩之歸。因不憚往復辨論。使學者不迷于所嚮。嘗應學使李君齡聘。主教白鹿書院。又嘗以諸生敦請。講學貴溪桐源書院。並爲立學規。俾永遠守。大率以崇正道。斥邪說爲首務。一稟考亭成法焉。自孟子後。獨推尊二程子朱子。以爲得其正傳。他不與也。所著居業錄。論聖賢德業。經傳指趣。學問功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而于異端佛老尤深辨而詳闢之。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其略曰。爲學大端。不出存心窮理二事。故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齋。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人不去敬上。做功夫。只去心上捉摸照管。及捉摸不住。要求虛靜。所以入于空虛。不知敬則心自存。不必照看捉摸。敬則自虛靜。不必去求虛靜。靜不是無心。無心則忘也。此心仍有主。孟子所謂操則存。存便有主。有主則自然醒。朱子所謂靜中知覺也。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理亦易窮矣。敬有自畏慎底意思。敬有肅然自整頓底意。

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滿然純一底意思。故聖學以此做根本。存養省察。皆由于此。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滿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神不亂。是敬之效驗處。敬該動靜。兼內外。未窮理時。當主敬以立其本。既窮得理。須敬以守之。方不失。人能敬。則惰慢邪僻之心不生。德性常得其養。而天下之大本在我。由是以窮理修身。可以馴至篤恭。而天下平。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爲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這裏。以爲存心者。皆非也。所以流于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曷嘗遏絕思慮。以求不雜。程子曰。欲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有意于坐忘。卽是坐馳。敬則自無此患。無事時。不教空心。有事時。不教心亂。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操存功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又有致知功夫。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心來存在這裏。讀書論事。皆推求到底。卽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一箇理來看。自古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纔要心上用功。便入于空虛。纔有志事業。便流入功利。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爲真。故也。今人言學者。便要說靜時無心。某問之。設若無心。亦須有理。夫天命之性。與生俱生。不可須臾離。故靜而未與物接之時。則此心未動。此理未發。然此心寂然在內。此理全具于中。故戒謹恐懼。以存養之。若果無心。無理。則存養何用。必有物在內。故須主敬。須存養。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走。如何不猖狂顛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分明。力行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甚多。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學者做存

心功夫不得其真。多流于禪。似是而非者。莫如禪教。蓋其高妙之言。足以動人。其工夫與儒者甚相似。彼之學。亦用功于心性。而以虛靜存養爲主。與吾儒工夫爭幾何。然彼之存心。適以空其心之體。滅其心之用。彼之見性。不過想像其形似。非真能見乎天命之性。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該也。故爲心學之害者。莫甚于禪。今之爲心學者。多入之。以其喜虛靜。好高妙。忽吾儒下學之卑近。厭應事察理之難。而欲徑趨高。大無滯礙之境故也。又著有敬齋集。行於世。海內並傳誦之。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學者稱爲敬齋先生。萬歷中。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胡子。

余氏祐曰。敬齋胡先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遊康齋吳先生之門。退而藏修于家。書無不讀。理無不窮。存諸心者。不以一時而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而或遺。久之。則知益精而守益固。養益裕而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理有契于中。而無可告語。事有感于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于冊。而命以是名。蓋取易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之義也。其間于異端佛老之學。尤加深辨詳闢。蓋亦有爲而發。故其辭繁而不殺焉。祐嘗因是錄。竊觀先生之學。纖微昭哲。有不可掩之明。分寸積累。有不可泯之實。彊毅堅忍。有不可易之操。宏達周悉。有不可窮之用。遠追千古。舉天下不足以回其心。高出一世。舉萬物不足以撓其志。讀者深思而有得焉。則其學之醇。道之美。迥然無儔。躋之濂洛關閩之列可也。雖然。先生之道。本欲施之天下國家。而與斯人相忘于無言之境。奈何卒與時違。未獲小試。乃不得已而有是錄。其志可悲也已。其道可慨也已。

楊丹湖曰。本朝以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敬軒有讀書錄。粹然一出于正。國初以來。名公所著。未有或先之者也。近年乃得敬齋居業錄。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一出于正。讀書錄之外。惟見此爾。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由體驗涵養中來。非考索探討致然。讀其書者。其尙有以識此哉。

張氏克修曰。先生之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爲期。謂非身心內外一主于敬。則亦無所依據以爲之地。故特以敬名齋。夷考其可知者。雖在屋漏之中。夫婦相對如賓。甚至一揮椀篋之微。亦區別精嚴。沒齒不相淆亂。接應賓客。深衣巾履。終日儼然。而性度寬和。談論聲。人亦往往樂從之遊。先生以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世之遊情高遠者。非也。故其爲道。必始于卑近。以漸造乎高遠。循循有序。而方興未艾之勢。實不容已焉。雖不幸老死林泉。無以考其本末兼備之明驗。然于斯理體認親切。一反求身心以得之。真可謂儒者之高蹈。今世之遺民。而先生無求于世。世亦不知有先生。惜哉。

又曰。先生鶉衣簞食。每有超然自得之趣。一切勢利紛華。舉不足以動其心。至于老佛之說。尤所不取。皆搜剔根靈而深闢之。

吳廷舉曰。敬齋胡先生所著居業錄。中閒天地之化生。鬼神之情狀。聖賢之出處。學問之精微。心性之源。異教之歸宿。禮樂綱常之懿。兵刑政教之端。事事物物。句句言言。皆能探其隱微也。中其肯綮也。破其齊旨也。朱子而後。立論廣大精微。高明平實者。先生一人爾。惜乎一命未霑。九原不作。天子大儒。何所爲哉。

陸氏瑞家曰。本朝理學之臣。胡叔心完璧也。席珍懷待聘之資。遜世絕憂悶之志。

幣庵羅氏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蓋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然亦儘窮理。但似乎欠透。

馬津曰。胡子之學。近自身心。以至家國天下。一以敬爲之主。聖賢之學也。故其言多粹。觀其所著居業錄。若文集要語。視程朱所到。雖非後學所敢妄議。其閒議論相符。指意相發。推明羽翼之功。則有在矣。

李楨曰。先生之人清醇。先生之學嚴敬。故其爲言幽窮性命。顯示工夫。遠遡聖賢。博及政教。其于邪說詖行。斷斷乎不少假借。羽儀一世。而甘心蓬藿。德與時潛。超然利達得喪之外。又非世之空言者。易云。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其先生之書之謂乎。

陳文衡曰。夫學者將以適于用也。自聖學失真。卑者溺于功利。高者涉于元虛。其所論著。非不侈然仁義性命之談。然夷考不掩。總之無當于用。安所稱實學哉。國朝理學。若河東薛氏。餘干胡氏。兩先生者。剝志聖賢之道。粹然一出于正。學問宗旨。大較符合。說者謂河東致位館閣。立朝事業。彰明較著。餘下一布衣爾。終其身讀書講學。無所表見于天下。天下亦私竊疑之。謂漫衍未効。孰與功見言信。噫。是非知先生之學者。先生之學。身心內外。一主于敬。自夫婦居室之近。以至于應接事物。進退古今。確然有不可易之見。淵然有不可窮之用。嘗自勵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之能事畢矣。此實先生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堯舜之道。巍然煥然。不過起于兢業一心。謂敬爲齋居。

默坐、有體無用者、舛矣。蓋修己此敬、安人安百姓此敬、第得時行道、則爲敬事。羣居類聚、則爲敬業。爾藉令略本體、而惟功業之程、則九合一匡、非不焜耀一時。何曾西深鄙之、不屑與同日語哉。彼其闕于聖賢大學之道、卽建樹鏗鏘、終涉相迹、無標之影、無源之流。君子何取焉。先生敦本尙實、誠有用之學、與河東易地皆然。惜也不獲一試其志、誠可悲已。

李懋檜曰：禮有之、退息必有居業。易有之、修辭立誠。所以居業。禮云毋不敬。易云洗心。故學大居敬。總之不離乎心者、近是。倘所稱常惺惺法、非耶。先生居業錄、大抵所爲止敬而作也。先生號敬齋。生平學力、盡在於是。知其解者、日暮遇之。千秋萬禩、見先生于羹墻、有以夫。

何氏喬遠曰：敬齋學問、大指雖尊程朱、亦能察其精微、而不至盡阿所好。所著居業錄、其辭辨、其氣昌。凡古今之治亂、學問之深淺、才術之高下、了然洞豁。有體有用、有經有緯、非尺幅拘攣之比也。高景逸曰：敬齋以敬成性者也。

愚按：餘干之學、以敬爲主。平居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罔一弗主于敬。記曰：無不敬。餘干之謂也。故特以敬名其齋。而歿後易名、亦曰文敬。敬者、徹上徹下、成始成終之道也。千聖相傳、不越乎此。卽異端之得罪聖門、至夷于異類者、無他焉。坐不敬爾。敬之時義大矣哉。乃若餘干、其亦可以爲敬矣。又按：餘干與新會並出康齋之門。康齋之學、可考而知也。而餘干之所造、固如此。新會之所造、又如彼。將無學貴自得、不僅在沾沾師友之益與。蓋餘干初從康齋遊、旣而藏修于家。上師洛閩、始得聖人之敬。而所著居

業錄及敬齋集。拳拳惟佛老之關。深以學者入于空虛爲大懼。蓋指新會也。康齋頗涉于粗。而新會實流于異。一師一友。並愧餘于遠矣。

學統卷三十二

翼統

羅整庵先生

先生姓羅名欽順字允升別號整庵秦和人也父用俊爲青田教諭以成化元年乙酉十二月辛巳先生生于官舍先生稟性端慤不好遊戲初入塾循守規矩異于他兒稍長篤志于學識者以爲遠大器也宏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閉戶下帷謝絕交謁有執贄求見者拒弗納初見禪家證道歌以爲其理神妙莫有加焉旣而取五經四子及濂洛關閩諸大儒之書潛玩久之乃喟然歎曰昔二程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及于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而又力排之蓋見之審也因自悔從前所見乃此心之虛靈而非吾性之實理于是研求體認于道心人心之分與盡心知性之說窮極旨奧以庶幾不惑焉十三年陞南京國子監司業時祭酒久缺監規積弛先生至則釐正士習六館肅如也已而祭酒章公懋至以人言頗疑先生後徐察先生所爲乃大敬服每事必咨訪而後行正德三年滿考時劉瑾擅權朝士悉出其門或謂先生宜一通意先生不可曰是舉吾生平而棄之也瑾聞之果怒削籍爲民瑾誅復職上疏言四事曰修德曰勤政曰作士氣曰審時宜疏入不報晉南京太常寺少卿累遷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轉左上疏言銓選久任之法時未能行攝部事甄別精慎有資級

內監媒進者。必論奏付法司治罪。以杜倖濫。銓政爲之一清。陞南京吏部尙書。以父病乞休。詔許歸省。尋改禮部尙書。父沒。服闋。起補舊官。疏辭不允。俄改吏部尙書。懇疏致仕。許之。先生自以爲早年受學。不過爲祿仕計。年幾四十。始有志於道。而官守拘牽。功夫未能專一。故力辭冢宰之命不拜。自是家居掃跡。潛心體究者。二十餘年。而後深有以自信。曰。道其在是矣。先生嘗曰。此理在心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惟其無餘。是以至約。故人心道心之辨明。然後大本可得而立。大本誠立。酬酢自當沛然。是之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又曰。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蔽于有我之私。是以明于近而暗于遠。見其小而遺其大。故大學之教。必始于格物。所以開其蔽也。今之學者。動以不能盡格天下之物爲疑。是豈嘗實用其功。徒自誣耳。且如論語川上之歎。中庸鳶飛魚躍之旨。孟子犬牛人性之辨。莫非物也。又如中庸言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而以之言聖人之道。何耶。于此精思。而有得焉。天人物我。內外本末。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則所謂物者。果性外之物耶。又曰。程子之時。禪學盛行。學者溺于明心見性之說。其于天地萬物之理。不復致思。故常陷于一偏。蔽于一己。而不可入堯舜之道。二程切有憂之。于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鮮矣。又曰。此理誠至易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正所以求至于易簡也。苟厭學問之煩。而欲徑達于易簡之域。是豈所謂易簡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爲此說者。適以投其所好。然其爲斯道之害甚矣。是

時白沙論學。有致虛立本。以自然爲宗之說。陽明有致良知與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之說。先生曰。是皆斯道之蠹賊也。乃一尊程朱以上遡孔孟。又集諸佛書。博窮其指。辭而闕之。使不得以其似而亂吾真。嘗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于心。無見于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所謂空。空卽虛也。旣欲其卽相卽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卽知覺也。覺性旣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卽靈也。凡釋氏之言性。其本末不出此三者而已。顧自以謂無上妙道。乃敢駕其說以誤天下後世之人。至于廢人倫。滅天理。其貽禍可勝道哉。又曰。張子韶以佛語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于聖門甚矣。而近世之談道者。猶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又曰。胡敬齋力攻禪學。蓋有志于閑聖道者。但于禪學本末。似乎未嘗深究。而以想像二字斷之。似乎未服其心。蓋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實見。禪學之有得者。亦是實見。但所見者不同爾。彼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亦自分明灑脫。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愚所謂有見于心。無見于性。當爲不易之論。使誠有見于性命之理。自不至于猖狂妄行矣。又曰。王湛二子。蓋嘗深服其才。不能不惜其學術之誤。其所以安于禪學。只爲尋個理字不着。偶見如來面目。便成富有。而其才辨又足以張大之。遂欲挾此以凌駕古今。殊不知成就得一團私意而已。嘗見傳習錄有云。至善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于事物上怎生來。又云于事事物物求至善。卽是義外。以此知陽明不曾尋見理字。又嘗見甘泉雍語云。天理只是吾

心本體。豈可于事物上尋討。以此知甘泉不會尋見理字。斯理也。在天。在人。在事。在物。無往不停。停當。此所以爲至善也。果然尋得着。見得真。就萬殊之中。悟一致之妙。方知人與天地萬物原來一體。不是牽合。惟從事于克己。則大公之體以立。順應之用以行。此聖門之實學也。若但求之于心。而于事物上不理會。厭煩而喜徑。欲速而助長。則其回光返照之所得。自以爲千載不傳之祕。圓覺固其第一義矣。又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于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從前諸儒。皆如此用功。其所得有淺深。由資稟有高下爾。自象山有六經皆我注腳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了。以爲道理當求之心。書可不必讀。一言而貽後世無窮之害。象山其罪首哉。又曰。自昔有志於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名者。泰然自處于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年所誤而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捨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不亦誤耶。蓋先生之學。卓然一軌于正。而以力闢異端爲己任。有如此。先生之自誌曰。平生于性命之理。嘗切究心。而未遑卒業。于是謝絕塵絆。靜坐山閣。風雨晦明。不忘所事。乃著困知記。前後凡六卷。所以繼續垂微之緒。明斥似是之非。蓋無所不用其誠力之殫矣。心之遠矣。亦非有加于分外也。而巡撫都御史張公岳上言。羅某攘斥異端。有功聖門。宜隆尊年之典。使縉紳學士。知某以正道正覺。見優朝廷。士趨民習。莫不率厲。詔巡撫巡按及門存問。時嘉靖二十三年。先生年已八十矣。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先生生平志趨恬淡。蹈履矜潔。然身雖早退。而憂國懷君。未嘗少忘。聞朝政得失。動關欣戚。家居二十

年絕造請謝門徒。每旦正衣冠。登學古樓。子弟入絃。揖畢端坐。展卷誦讀。雖獨處。無惰容。居無臺榭。宴無聲樂。微言細行。無纖芥可疵。鄉閭則之。而化于禮讓。子姓僮僕。守其教而弗遷。昆弟道義相淑。怡怡如也。至于辭榮之決。進退之嚴。可質神明。而貫金石。四方士子。無問識與不識。皆曰。先生當代之儀型也。所著有困知記行於世。學者稱爲整庵先生。

李氏楨曰。整庵羅氏。奮起南服。以自得者筆爲困知記一書。涵濡道術。咀嚼正味。精剖似是之非。躬衛箕裘之業。所謂回白日于既西。障狂瀾于既東。厥功于是爲大。獨其闡然自修。謝絕門徒。恥覲顏角尺寸。几席之講。既寡其儔。世之喜新奇捷徑。而忘精實切近。甚有疾其說之勃勃害己也。多闕置沈匿。久而弗傳。惟俟知道君子。力爲之表章流布。的示來學。庶吾道幸矣。

唐氏伯元曰。世之儒者曰。心卽性也。心卽聖也。詩書障也。聞見外也。嗚乎。果孰爲而傳之耶。夫知本立命于學者。則誠要矣。今也必去而詩書屏而聞見。以求其所謂心。自奇自聖。古先聖人之所皇皇切切。若不能當者。今皆一語可了。一蹴可爲。其流不至于弄精神。滅性眞。毀覆禮教。淪入禽獸而不已。嗚呼。此整庵先生之困知記所以不可無于今日也。

黃氏芳曰。聖人之道。誠明二字盡之矣。誠之本體。至大而無不包。明之妙用。至精而無不當。明以誠致。誠以明達。雖若二事。原無閒隙。非謂舍其本原而馳騖乎外。亦非專守其靈覺之體。不假問學。而能瞭然于幾微得失之際也。俗學出入口耳。固無足稱。而釋氏明心見性之說。凌空駕虛。猖狂恣肆。與堯舜以來相

傳之說正相反。蓋不特用處謬戾。而其體固似是而非者也。整庵先生慨然以衛道爲己任。爰著困知一編。根據往言。意皆獨得。于凡理氣之微。心性之辨。聖學之旨要。治道之機括。神化之妙用。言之皆親切有味。而于禪學。尤極探討。以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其明且悉者。衛道于是乎有功矣。夫吾儒之道。體用皆實。彼釋氏者。特枯槁自私之士耳。顧乃因似亂真。豈不悲哉。

林氏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已居官。如精金美玉。人無得疵。及家居杜門。惟以著書明道爲事。本分之外。一無所預。且觀其辭家宰一節。真有鳳翔千仞之意。雖孟子之辭萬鍾。何過焉。可謂躬行君子矣。視夫世之高譚闊論者。曰我孔孟。我孔孟。周程張朱。要不屑爲。爲聲利束縛不能去。其賢不肖爲何如也。困知記所言。咸于斯道有所發明。乃若距詖放淫。其志蓋尤拳拳焉。孟子曰。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解者曰。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若先生者。可不謂善言乎。

崔後渠曰。周道微而霸臣興。宋論繁而霸儒競。霸臣必藉彊大以假仁。霸儒必抗高元以邁學。均之求遂其勝心焉爾。孟子陳王道。朱子申正學。當時角而立者與爭矣。至于今。昔與角者。泯如也。宏治中。士厭文習之痿。而倡古作。嗣起者。乃厭訓經之卑。而談心學。是故慨顏後之失傳。申象山之獨造。創格物之解。剽禪悟之緒。奇見盛而典義微。內主詳而外行略矣。整庵先生著書四篇。曰困知記。摘似明真。剔僞正實。洋洋哉。其武夷之衍乎。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國圍于氣。一邪一正。學趨于時。上驕而下好私。則治消朴散。而名可要。則正淆。故大竺之空。要于直溫。柱下之無。徑于博約。然世將亂。天預生彌之者。豈其起于

道之否乎。噫。唯先生真其人哉。

黃氏佐曰。昔之異端。鄉愿楊墨。皆非吾徒也。故辨之。而人莫不信。從今之異端。援儒入禪。皆吾徒也。故辨之。而人不吾信。天將使斯民自邪而歸正。由晦以趨明。則必篤生哲人。以爲之先覺焉。書之帝迪。詩之天嘯。蓋言覺也。乃若漢譯佛書。實自明帝所得四十二章始。其言以絕欲爲本。初無所謂禪覺者。由晉至唐。剽竊儒言。轉成圓覺頓宗。吾徒反援之。以爲簡易。于是仲尼刪述之經。尙且擯而不信。又何辨之可施乎。近得整庵羅公所著困記。讀之。歎曰。天之覺民。其在公乎。彼謂致吾之知。不必學古訓。而後爲有獲。公則證以經書。而辨其以非爲是。彼謂宗吾自然。不必事躬行。而後爲有得。公則求諸實踐。而辨其似是之非。何者。吾儒內外合一之學。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以明覺爲自然。則必以有爲爲應迹。若徒言知而不貴力行。亦奚異于圓覺之說。視有爲如夢幻泡影者哉。公之立言。家傳人誦。將使邪者自此正。晦者自此明。天下之民。蓋有攸賴焉。

陳氏察曰。吾道淵源。川流日麗。終古常新。晦明通塞。存乎其人。學士經生。讀書較同。識趣或異。志在發策決科。竟于浮華利達者。固不足論。志不止此者。所見又或差池。抗失則虛。偏失則滯。閒有資稟英明。高視闊步。自詭于深造獨得。志則偉矣。顧涵養本源。未必中正純粹。卒之辭意頗僻。有眩光景而忽精義者。有欲以靈覺爲道心者。甚至以主敬爲綴。以朱子之傳注爲支離。後生好事。隨衆觀場。因依以爲新奇。殊不知其起于一念之好高。其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則求正學于今日。略無可指摘。而足以羽翼聖經。

賢傳者。微因知一編。吾誰與歸。

陸氏察曰。自宋氏以來。談經者。折衷于程朱之書。今之爲新學者。視如弁髦。而將棄之。猖狂恣睢。一唱百和。末流之害。君子懼焉。此羅公之困知記所爲作乎。是故其詞確。其說詳。其剖析于異同之間。明白簡直。無所回互。公豈好辨哉。公亦有不得已焉爾矣。公師程朱者也。而深思力踐。不爲空言。則所自得者多矣。明興。言理學。獨薛文清爲稱首。其醇且正。以公方之。吾未知所先後也。而深嚴縝密。殆于過之。讀其書。知其用力于斯道之專且久也。曰困知者。公之謙也。

何氏喬遠曰。整庵困知記三篇。其于性情心意之蘊。學問之道。斤斤芒忽之間。而皆出于苦思妙契之餘。顧其學不開門授徒。有請益者。則開示之。是以世人競趨王氏學。

又曰。整庵無一毫越軼聖門宗旨。視王陽明尤篤也。

顧涇陽曰。羅整庵先生一團正氣。可挽末俗之頹。

愚按。整庵之學。始以禪入。後悟其非。慨然聖人之道。而深闢釋氏之謬。以謂釋氏一家之言。有見于心。無見于性。其所謂覺。第知覺之覺。不能要于天命之本來。而徒以空寂靈妙爲境界。是以格物致知。皆弁髦之無用。遠之陸象山楊慈湖。近之陳白沙王陽明。皆原于此。則何以使物我俱融。內外兼照。盡己性以盡物性。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故特著困知記以救之。又以陽明所著朱子晚年定論。實皆朱子早年未定之說。復爲之考訂其非。而力斥其誤。俾一時狂誕之徒。語塞不能置一喙。而後世乃得據此以

爲崇正距邪之左券，斯其爲功聖門，寧淺鮮也哉。或曰：整庵于天人性命之微，言之似不無出入，此固然矣。蓋整庵之于薛胡，亦猶橫渠之于周程也。是豈後學所易幾及者哉。

學統卷三十三

附統

冉畊

冉畊字伯牛。仲弓之族也。生於魯之鄆。少孔子七歲。孔子始教闕里。同顏路之徒往受學焉。孔子勤小物。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初。孔子爲中都宰。及定公進孔子爲司空。遂以伯牛爲之。嘗從孔子。屢陳蔡。以德行著稱。後得惡疾。孔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而斯疾也。卒。葬汶上縣西門外感化橋側。後遷於東平州西五十里。滕縣亦有伯牛墓云。唐追封鄆侯。宋加封東平侯。改封鄆公。明祀稱先賢冉子。

仲由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性鄙而好勇。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佩豕豚。以陵暴孔子。孔子設禮誘之。後乃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曰。君子尙勇乎。孔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則亂。小人有勇而無義。則盜。孔子問子路曰。女何好。對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

之不才也。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所謂亂亡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焉，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會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子路將行，辭於孔子，請贈以言。孔子曰：不彊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孔子爲魯司寇，使子路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叔孫氏墮，季氏墮費，孟氏之宰公斂陽獨不肯墮，圍之，弗克。子路爲蒲宰，見於孔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孔子曰：然，吾語汝，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彊，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而正，不難矣。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季氏祭其廟，逮闇而祭，暮而不成禮，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子路從孔子，厄於陳蔡，後又從之，匡人以

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曰：『始以爲陽虎也。』遂解而去。子路見孔子曰：『昔由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顏讎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孔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孔子之在衛也，出公輒方與父莊公爭國，子路問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蓋孔子所謂正名者，未有子而不父其父云爾。而子路不喻，以蹈其難。出公之十三年，子路爲孔悝家臣，悝之母伯姬，莊公之姊也。莊公因伯姬以入於孔氏，迫孔悝於廁，彊盟之，遂劫以登臺，出公奔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者，莊公也。莊公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痛之，曰：『是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於是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孔子』

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蓋子路勇者也。嗙而銳。孔子固頗抑之。嘗曰。由也兼人。故退之。退之者。抑之也。故于其在陳。慍見。則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問行三軍。則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論衛政先正名。則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使門人爲臣。則曰。由之行詐也。鼓瑟。則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使子羔爲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是故惡夫佞者。言志。則曰。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凡此皆所以抑之也。抑之使俯就焉。以庶幾合於所謂中。而子路則未之能也。卒闔于大義。不知仕輒之爲非。而自及於禍。君子於此深惜之。然子路生平剛直。力行可畏。在聖門以政事著稱。論語記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又記子路無宿諾。孔子嘗稱之曰。片言可以折獄。又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又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不畏彊禦。不侮鰥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蓋子路之見稱於師友有如此。其言行具詳論語家語左傳等書。厥後孟子有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曾西亦曰。子路吾先子之所畏也。而後世學者。皆以子路勇於改過。爲百世師。云。子路葬於蒲。今長垣縣也。或云在清豐縣。或云在開州。有三墓。未知孰是。唐追封衛侯。宋加封河內公。改封衛公。明祀稱先賢仲子。

宰子

宰子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晝寢。問短喪。對哀公問社。問從井救人。孔子皆責之。嘗曰。以言取人。失之

宰予。蓋深警之也。宰我從孔子。扈陳蔡。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我以遺孔子焉。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尙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貶乎。宰我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孔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宰我問鬼神。又問五帝之德。孔子並告之。詳具家語。宰我嘗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謂宰我善爲說辭。又謂宰我智足以知聖人。信不誣也。史記云。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案左氏傳。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蓋與難者。闕止也。亦字子我。非宰我也。字偶相同。太史公因誤記之云爾。宰我墓在今曲阜縣西南三里。唐追封齊侯。宋加封臨淄公。改封齊公。明祀稱先賢宰子。

再求

再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嘗侍坐。孔子命之言志。對曰。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季康子問冉求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冉求仁乎孔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既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及清季康子謂冉有曰若之何冉有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康子曰不能冉有曰然則居封疆之間康子告二子二子不可冉有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我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叔孫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懿子彊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有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乃從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冉有用矛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是時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康子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材而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康子以告哀公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於是自衛反魯詳其家語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不可加刑庶人不可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凡庶人遠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退而記之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對曰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從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學之故也冉有資

稟謙退。見義不能勇。爲嘗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晝嘗問聞斯行。諸孔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疑之。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然冉有之於季氏。亦終不能大有所正也。如季氏旅泰山。用田賦。伐顓臾。孔子皆以冉有弗能救正也。而責之。至季氏富於周公。而冉有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所以責之者至矣。責之。亦猶進之之意也。他日孔子又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僭天子。舞八佾。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之宰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恭老卹幼。不亡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己。是冉求之行也。今兗州府滕縣南三里柏冢社。有冉子墓。滕人疑爲冉有墓云。唐追封徐侯。宋加封彭城公。改封徐公。明祀稱先賢冉子。

顓孫師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也。小孔子四十八歲。子張才高意廣。外矜莊而寡誠信。孔子每教之。門人亦友之。而弗敬。子張學干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子張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張問政。孔子

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問入官。孔子曰。安人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何如。孔子曰。己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無發。失言勿矯。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拒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子張退而記之。孔子筮卦得賁。喟然而嘆。子張進曰。師聞卜得賁。吉也。而夫子嘆之。何也。孔子曰。賁非正色。是以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蓋孔子之所以教子張者如此。一日。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孔子曰。過猶不及。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然子張自聞聖教之後。晚年所造。頗近篤實。無復向者浮鶩之病也。其自言曰。士見危授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又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子張旣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及卒。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

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做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今徐州蕭縣南三十五里掘坊村西，有子張墓云。唐追封陳伯，宋加封宛丘侯，再加封陳國公。明祀稱先賢顓孫子。

曾點

曾點字子皙，宗聖參之父也。父子同事孔子，曾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嘗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子命之言志。次及曾皙，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孔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曾皙爲人狂而直，季武子之喪也，大夫弔，曾皙倚其門而歌。故孟子曰：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曾皙卒，葬南成山，後漢王符所謂南成之冢是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唐追封宿伯，宋加封萊蕪侯。明稱先賢曾氏，配祀啓聖祠。

公西赤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習於禮容，應對。孔子嘗使之言志，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孔子曰：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孟武伯問公西赤仁乎？孔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孔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

則難也。子華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摛禮，禮以摛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孔子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又曰：赤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然，恩勝禮也。孔子儀服不修，則以子華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莊敬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摛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之喪，子華爲志焉，飾棺牆，置罌，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備三代之制，以尊師，且備古云。唐追封郃伯，宋加封鉅野侯，明祀稱先賢公西子。

慮不齊

慮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爲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瀕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鱗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以鱗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請於魯君，願得近史二人同至官，至則陰戒其邑吏，令二史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又怒之。二史辭去，報於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慮子才任霸王之佐，屈節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魯君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使告子賤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請從子之制。子賤由是得行其政，齊人攻魯，道由單父，時麥已熟矣，父老請縱民穫麥，無

徒以資寇。三請而子賤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使人讓子賤。子賤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畊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患且數世不息矣。季孫聞之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慮子哉。時孔子之兄子蔑與子賤皆仕。孔子過蔑而問焉。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饋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蔑也。對曰。無所亡。而有所得者三。始誦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嘆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他日。問曰。子治單父。而衆說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一人。孔子曰。事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之道。孔子嘆曰。欲其大者。乃於此乎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子賤治邑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野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卽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鱸。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鱖。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慮子之德。至使民開行。若有嚴刑於旁。巫馬期問慮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慮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子賤在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

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慮子賤則君子矣。巫馬期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家語稱子賤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魏鍾繇擬諸道德齊禮。有恥且格。異於任察畏罪者云。所著有慮子十六篇。墓在今壽州南六十里。鐵佛岡。舊有碑云。子賤爲魯使吳。卒於道。因葬焉。唐追封單父伯。宋加封單父侯。明祀稱先賢慮子。

原憲

原憲。一曰仲憲。字子思。魯人。一曰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嘗問恥。孔子曰。邦有道。殺邦無道。殺恥也。又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孔子爲魯司寇。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孔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孔子歿。原思隱於衛。居草澤中。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思楮冠葵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思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隱。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也。原思徐步曳杖。歌商頌而返。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蓋原思狷者也。獨行踽踽。雖若未進於中行。而廉頑立懦。亦卓然可尙者矣。今費縣西北一百二十五里。有原憲墓。俗呼爲原憲屯。唐追封原伯。宋加封任城侯。明祀稱先賢原子。

高柴

高柴字子羔。齊人。敬仲高傒十代孫也。或曰衛人。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而有法。少居魯。知名於孔子之門。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然。孔子嘗曰。柴也愚。及子路使爲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以其未學而從政也。無何。子路仕衛。子羔亦爲衛士師。出公之難。子羔出。子路止死。子羔之爲士師也。別人之足。及其出也。走郭門。別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隊。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旣而追者罷。子羔將出。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別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別者曰。斷足。吾自取之。獄將決。而君愀然不樂。君非私我也。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子羔復仕。魚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至。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綉。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哀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問於子羔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子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公子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遂及齊盟。蓋子羔之仕於魯。衛並卓有可觀。無亦有警於夫子之教。而學問以變化其氣質與。子羔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羔曰。吾聞之。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

死葬我不毛之地可也。今稱子羔墓者有四：一在沂州，一在東阿縣，一在陽穀縣，一在太康縣。未詳孰是。唐追封共城伯，宋加封共城侯，明祀稱先賢高子。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進。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子若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孔子問子若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開從此見之。若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墨子曰：漆雕開形殘，孔叢子曰：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程子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云：墓在今上蔡縣城北華彼鎮，唐贈滕伯，宋加封平輿侯，明祀稱先賢漆雕子。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旣受業，退而修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子游宰武城，因孔子之問，亟稱其賢。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己，是澹臺滅明之行也。今吳地東南有澹臺湖，豫章有進賢門，進賢縣皆有南游遺蹟云。地志稱子羽墓有四：一在南昌府城內，一在費縣，一在鄒縣，一在陳留縣。未知孰是。唐追封江伯，宋加封金鄉侯。

明祀稱先賢澹臺子。

樊須

樊須字子遲。魯人。樊皮之後。少孔子四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弱。仕於季氏。齊伐魯。及清。武叔菟乘。冉有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遁。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孔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樊遲屢問仁。又屢問知。孔子皆有以答之。詳具論語。唐追封郃伯。宋加封益都侯。明祀稱先賢樊子。

南宮縚

南宮縚又名适。字子容。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云。魯昭公七年。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僖子病之。將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我卽歿。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容並師事孔子。昭公二十年。孔子與南容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及去周。老聃送以言。南容獲與聞之。遂三

復白圭云。初南容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後得反。載其寶以朝。孔子聞之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南容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司鐸火。隳公宮。桓僖宮災。抹火者。皆曰。顧府南容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惟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尙存者。南容之力爲多也。穆公時。辛寬見公曰。臣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寬出。南容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南容對曰。鬼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爲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辛寬也。南容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南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南容以智自將。治亂咸宜。故孔子謂其邦有道。不廢。部無道。免於刑戮。以兄之子妻之。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唐追封郟伯。宋加封襲邱侯。改封汝陽侯。明祀稱先賢南宮子。

公皙哀

公皙哀字季沈。齊人。天下多仕於大夫爲家臣。季沈鄙之。未嘗屈節爲人臣。孔子嘆賞之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沈未嘗仕。太史公曰。季沈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

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唐追封郕伯。宋加封北海侯。明祀稱先賢公哲子。

商瞿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授之。子木傳楚人馯臂子宏。宏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漢元朔中。以治易爲中大夫。至宣元閒。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直。高相。二家之說。語具漢書隋書。蓋孔子繫易。傳之自子木始。唐追封蒙伯。宋加封須昌侯。明祀稱先賢商子。

公孫龍

公孫龍字子石。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齊田常欲爲亂。移兵伐魯。孔子欲退齊師。以捄魯。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嘗謂子石曰。子何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或曰。子石卽公孫尼子也。著樂記。緇衣等篇。其書粹然。一出於正。後戰國時。亦有公孫龍者。趙平原君之客也。著堅白同異之論。其爲說淺陋迂僻。不雅馴。孔穿辨之詳矣。而鄭玄以爲卽子石。誤也。或曰。子石衛人。未詳孰是。唐追封黃伯。宋加封枝江侯。明祀稱先賢公孫子。

愚案。孔門弟子。見諸家語論語史記古史及文翁圖石室圖索隱注等書。爲數不同。姓氏多互異。卽歷代褒崇秩祀典禮。其閒舉廢升降增損之故。亦復不一。今不具論。惟取其言行有所表見者錄之。餘者

闕焉。或曰：宰我冉有季路非大賢與？而胡僅附之也？曰：十哲、世俗之論也。未可以爲定也。予之短喪，求之附季，由之仕輒，亦非細故矣。故稍抑之。

學統卷三十四

附統

左丘明

左丘明，中都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或曰魯人。與孔子同時。孔子嘗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室既微，載籍殘缺，孔子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丘明觀其史記而修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亂臣賊子，於是大懼，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丘明恐失其真，乃爲之傳，其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以究其所窮。曰春秋左氏傳。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於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曰春秋外傳云。丘明授魯申，申授吳起，起授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虞卿作鈔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漢張蒼及賈誼，張敞劉公子，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閒獻王博士。貫公授子長卿，長卿授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

問諸儒皆不對。歆遂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左氏。始得立於學官。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管杜預又爲經傳集解。而杜義盛行。于令升史議歷詆諸家。獨歸美左傳。云丘明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蓋著作之良模也。自漢興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五家春秋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其三家立於學官。孝武立公羊。孝宣立穀梁。平帝始立左氏。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公羊穀梁寢微。丘明墓在嶧縣東北七十里。一在肥城縣。未知孰是。宋追封瑕丘伯。寬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中都伯。明祀稱先賢左子。

公羊高

公羊高齊人。受經於卜子夏。因孔子所修春秋著爲傳。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趙人董仲舒著以竹帛。子都授東海嬴公。嬴公授同郡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於朝。授李育。育授羊弼。弼授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宋追封臨淄伯。明祀稱先儒公羊子。

穀梁赤

穀梁赤魯人。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赤。赤爲經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申公。申公授瑕丘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本治公羊。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啞於口。帝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卒用仲舒。於是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旣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

江公之傳。其後浸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沛蔡千秋從廣受。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以治穀梁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選郎十人從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評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於是有尹更始、胡常、申章、昌房氏、鳳之學。宋追封襲丘伯。尊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睢陽伯。明祀稱先儒穀梁子。

愚案左氏公羊穀梁三子。雖非聖門弟子。而一受經於聖人。一受經於聖人之高弟。前後發揮春秋大義。以嘉惠後學。此可謂非聖人之徒與。自昌黎謂左氏浮夸。柳州亦謂其說多淫。學者頗疑傳春秋之左氏。非論語之左丘明也。而論議公穀者。或曰公羊可奪。其中有非常異議。不經之論。或曰穀梁得春秋之旨。而失之短。范甯亦曰左氏黠而富。其失也誣。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秦漢以來。是非同異。聚訟紛紛。又何怪荆公有斷爛朝報之毀也。然劉子駿曰左丘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公羊穀梁。任七十子之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固自不同。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故考事精詳。公羊穀梁不曾見國史。故考事甚疏。而義理卻精。嗚乎此亦三傳得失之林也。要之有功於麟經不

小矣。

學統

卷三十四

學統卷三十五

附統

樂正子春

樂正子春。曾子之弟子也。事母孝。及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傷之。吾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子春曰。善哉。爾之間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刻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人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以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公明儀

公明儀先事子張。子張卒後。乃卒業於曾子。嘗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君子之所以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儀嘗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又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公明宣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敬而不懈。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廟庭。嚴臨下而不毀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也。

樂克

樂克字正子。齊人。孟子弟子。嘗仕於魯。言孟子之賢於平公。公將往見之。以嬖人臧倉沮之而止。克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克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然平公亦實不能見孟子。魯欲使克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問曰：樂正子彊乎？曰：否。有智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曰：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曰：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齊伐魯。魯平。齊索岑鼎。魯以贖往。齊人曰：質也。盍使樂正子徵之。克曰：必以岑鼎往。魯君曰：吾愛吾鼎。克曰：臣亦愛臣之信。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曰：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克常從於子敖之齊。孟子深責之。克亦自引咎焉。宋宣和中。追封利國侯。配享孟廟。

愚案：曾子高弟子。思子而外。惟樂正子。春公明儀公明宣有足稱者。如陽膚子。襄沈猶行。公明高。單居離。孟儀公。孟子高之徒。言論行誼。不甚見於世。且以孟子之賢。求之及門。亦惟樂正子。以信善見許。自餘若公孫丑。萬章。陳臻。充虞之徒。皆泛泛無所得。誠有如朱子所云。只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會自去理。

會者。而宋宣和閒。乃褒崇公孫丑以下十九人。合樂正子爲二十人。疏封列爵。配食孟廟之廡。於義未爲允當。卽如盆成括以小有才見殺。高子背去其師。而學他術。亦得以秩祀。暨宗。與享大烝。豈理也哉。

學統卷三十六

附統

丁寬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洛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拒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寬授碭山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孔安國

孔安國字子國。魯人。孔子十一世孫也。父忠。爲博士。封褒成侯。安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尙書於伏生。旣長。博覽經傳。學無常師。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武帝天漢中。魯恭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所藏古文尙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乃悉以書還孔氏。蝌蚪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尙書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書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伏生書有五篇相合。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並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又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又集錄爲孔子家語四十四篇。旣成。

會巫蠱事。寢不施行。安國由博士爲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於家。其後成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錄。安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辨之。曰。陛下發明詔。諮羣儒。集天下書籍。命大夫校定其義。使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測大倫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蝌蚪尙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臣祖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值巫蠱事起。遂閣廢。不行於時。今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施之故。尙書則不紀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禮記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之曰禮記。今向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紀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卽論定。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安國以尙書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尙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東晉。豫章內史梅頤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宋追封安國曲阜伯。明祀稱先儒孔子。

伏勝

伏勝字子賤。濟南人。或曰卽慮不齊之後。慮與伏通。誤爲宓云。勝能言書。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討論墳典。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刪爲百篇。編而序之。以垂訓於世。秦時焚書。勝爲秦博士。獨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勝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尙書以教矣。孝文帝時。求能治尙書者。乃召勝。勝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勝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少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今文尙書是也。勝作尙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尙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今鄒平縣東北一十里。有伏生墓。宋追封乘氏伯。明祀稱先儒伏子。

夏侯勝

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也。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尙書及洪範五行傳。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學。益精熟。所謂尙書大夏侯之學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位。數出。勝當乘輿前進。諫王不能從。後果廢。時霍光以爲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尙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

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卽位。因議武帝廟樂。不協帝意。乃下之獄。時丞相長史黃霸。坐阿縱勝不舉劾。亦繫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因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大赦。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揚州刺史。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帝爲君。誤相字於前。帝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帝語。帝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爾。帝知勝素直。朝廷每有大議。則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尙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

申公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帝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爲王。皆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主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旣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卽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帝。帝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年已八十餘矣。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願力

行何如爾。是時帝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卽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帝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申公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千餘人。以詩春秋授瑕丘江公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傅子玄成。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韓固

韓固。齊人也。以治詩爲景帝時博士。與黃生爭論於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弑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代秦。卽天子之位。非耶。於是帝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爾。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擊麋。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乃假固利兵。下圈刺麋。正中其心。麋應手而倒。太后嘿然。無以復罪。後帝以固廉直。拜爲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卽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

韓嬰

韓嬰燕人也。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以爲之傳。燕趙閒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後其孫商爲博士。宣帝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授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授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

毛萇

毛萇趙人。善說詩。詩者所以導達心靈。歌詠情志者也。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上古人淳俗樸。情志未惑。其後君尊於上。臣卑於下。面稱爲諂。目諫爲謗。故誦美譏惡。以諷刺之。初但歌詠而已。後之君子。因被管絃。以存勸戒。夏殷以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萇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蓋自孔子以詩授子夏。子夏作詩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閒獻王得而獻之朝。時萇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因復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

詩也。故世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亨詩傳由萇。盛行於漢。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於學官。萇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同郡謝曼卿。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鷓鴣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閒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今河閒有毛精壘。卽萇宅冢。宋追封樂壽伯。明祀稱先儒毛子。

高堂生

高堂生。魯人。通志略曰。高堂。齊公族也。風俗通。齊卿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生其裔也。索隱曰。生字伯。傳儀禮。昔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生爲博士。傳士禮十七篇。卽儀禮也。至

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淹中。而河閒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惟古今十七篇。與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生授瑕丘蕭奮。奮以授東海孟卿。卿以授后蒼。宣帝世。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聖。而禮大明。宋追封萊蕪伯。明祀稱先儒高堂子。

后蒼

后蒼字近君。東海郟人也。從孟卿受禮。最明其業。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蒼曲臺記。藝文志又載曲臺后蒼九篇。或卽此。蒼授沛人聞人通。漢慶晉。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西漢世。后氏二戴禮遂並立於學官。漢初。河閒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四十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注。故今小戴記與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並傳。蒼啓之也。蒼又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兼通齊詩。著齊詩故訓二十卷。詩傳三十九卷。授翼奉。蕭望之。匡衡。由是齊詩有翼匡之學。蒼宣帝朝爲博士。官至少府。明嘉靖中。考求古禮。以蒼爲禮之宗。詔崇祀孔廟。

稱先儒后子。

胡母生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

嚴彭祖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爲明。實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彊。彭祖曰。凡通經術。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終官。

愚按春秋之世。孔子闕王道廢而邪術興。於是修明六籍。以垂訓於後。迨卒後。七十子之徒。各以其所開游教諸侯王間。至威宣之際。孟軻荀卿之列。並得以學顯於當世。後陵遲衰微。以至秦季。焚詩書。阬儒士。六藝遂蕩然缺焉。脫有所存。亦殘編斷簡爾。西京學士。從而掇拾於灰燼委爛之餘。則其譌漏躋駁。安所得免。然而補輯傳注。開後世經學之先。斯其爲功。亦何可沒。又以其去古未遠。固亦頗有得於聖人之意。而一時各家同異紛拏。聚訟如沸。寡所折衷。卽都講石渠。多屬文具。魏晉而降。師遠言湮。存

者亦鮮。至孔疏一出，則盡取所謂傳注者而土苴之，使學者不得廣參稽而守隅曲，豈不重可惜哉。又按太史公曰：方天下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今觀孔伏申轅高堂夏侯之倫，皆齊魯產也，豈非海岱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出於其性者哉。然秦漢以來，諸儒奮興，皆在孝武之世，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故學者亦頗謂孝武優於孝文，則以孝文尙黃老，孝武重儒術也。考武帝初政，頗以招賢嚮道爲務，立五經博士，廣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之以官祿，而天下風起於學，不可謂不盛矣。然醇如董生，顧乃擯斥弗用，而公孫子以曲學阿世，獨褻然稱舉，首不數年，由白衣至三公，封平津侯，制詞褒美，焜耀史冊。然則帝之所謂崇儒，果務於其實與，抑僅以其名也。嗚乎！此孝武之所以爲武，而漢治之止於爲漢也與。

學統卷三十七

附統

杜子春

杜子春，河南緱氏人。通周官。先是秦始皇深惡周官之書，禁絕不傳。漢武帝時，有李氏得之，上於河閒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一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周禮始得列序著於錄略。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讀。家於南山，因以教授鄉里。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識。鄭興、鄭衆、馬融、賈徽、賈逵皆受業焉。衆、逵爲發明其說，箸周禮解。後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皆祖子春云。子春又明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當必有所指云。唐從祀孔廟。宋追封緱氏伯，明改稱先儒杜子。

劉昆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教授弟子，恆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更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旣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卽除爲江陵

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嶠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爾。左右皆笑其質納。帝嘆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令人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建初中。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注丹

注丹字子玉。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年七十。卒於官。時中山鮭陽鴻字孟孫。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

張興

張興字君山。潁川鄆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鄉里。建武中。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後辟司徒漚勸府。勸舉爲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旣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爲梁丘家宗。十四年。卒於官。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孫期

孫期字仲彥。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尙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齋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宋登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爲太尉。登少傳歐陽尙書。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爲尙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尙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尙書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尙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竟以此沈

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爲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嘆曰。瘡豔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爲察察而遇斯患乎。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楊。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防以未冠謁去。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尙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尙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畱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

孔僖

孔僖字仲和。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毛詩。僖與崔篆孫駟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捐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駟以家林箠之。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己。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

遺令卽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阪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

高詡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閒。爲光祿大夫。詡以父仕爲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旨。逃不仕莽世。光武卽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徵爲郎。除符離長。去官後。徵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咸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卽位。乃歸鄉里。大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卽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東帛俸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爲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爲太僕。四年。帝臨幸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俸。以終其身。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

任末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

德喪致其慕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飭兒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愆。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杜撫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云。

召馴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爲少府。父建武中。爲卷令。倣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曰德行。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畱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爲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爲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

楊仁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爲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問當時政迹。仁對以

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旣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寬惠爲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桓虞府椽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爲閬中令。卒於官。

趙曄

趙曄字長春。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於厮役。遂乘車馬去。到隄爲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曄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於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

衛宏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尙書。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宏作漢舊儀四篇。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

丁恭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

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官。

周澤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睢池令。奉公克己。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言直。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贓物班諸廉吏。惟澤及光祿勳孫滿。大司農常沖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洪字子穉。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穉。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程曾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元

張元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嚴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服其名。通著錄千餘人。元初爲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賈之。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元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元去官。舉孝廉。除爲郎。會顏氏博士缺。元試策第一。拜爲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元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爲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大學。深爲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

服虔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祗。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拜九江太守。免。所著賦碑誄書。

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謝該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卮運。三年乃雍。今尙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鷲。羣凶破殄。始有夔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儔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熊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浴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辨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閒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返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尅象以求。傳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爲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卽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許慎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

遷除浚長。卒於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數十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玄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人。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畊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脇。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

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幽并兗豫之域。獲親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勸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絀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

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傑。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居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論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詞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治熟。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玄惟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殞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鄭興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曆。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西歸隗囂。

鬻虛心禮請而與恥爲之屈。稱疾不起。鬻矜己自飾。嘗以爲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爲王。與聞而說。鬻曰。春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闇。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闇者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尙服事殷。及武王卽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招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鬻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與復止鬻曰。夫中郎將大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鬻病之而止。及鬻遣子恂入侍。將行。與因恂求歸葬父母。鬻不聽。而徙與舍。益其秩禮。與入見鬻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與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今爲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鬻曰。鬻將不足留。故耶。與曰。將軍據七郡之地。擁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爲專命之使。入必爲鼎足之臣。與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與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與業爲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鬻曰。幸甚。促爲辦裝。遂令與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與同寓隴右。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

翼宣王。而詩人悅喜。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徵爲大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輿因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邲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大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己從衆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急亢。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采廣謀。納羣下之策。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與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輿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耶。輿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也。帝意乃解。輿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會征南將軍岑彭爲刺客所殺。輿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輿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輿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是時喪亂之餘。郡縣荒殘。輿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輿好古學。尤明左氏。

周官長於曆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興之學。興去逵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闈鄉三公連辟。不肯應。卒於家。子衆。

鄭衆

鄭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曆。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諷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彊也。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畱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爾漢使旣到。便偃蹇自信。若從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陲。雖勿報答。不敢爲患。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將有損大漢之疆。帝不聽。衆不得已。旣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

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氣意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巳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爲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

盧植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嘗懷濟世志。不好辭賦。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曰。植聞發有不恤緯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憂深思遠。君子之情。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書陳謀及庶人。詩詠詢於芻蕘。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瞽言哉。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天下聚目而觀。攢耳而聽。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卜筮。今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勦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爲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恆岳勃碣。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導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榦弱枝之道也。武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皆不就。作尙書章句。

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五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紕繆。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尙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宏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爲侍中。遷尙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日晦而月見。謂之朏。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閒者日食。自己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晦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按。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中宥回枉。禦癘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勅收拾。以安遊魂。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遵堯者。令郡守刺史。三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宏大務。獨略細微。

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擊。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爾。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中。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爲尙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柏諫卓曰。盧尙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轅轅出。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爲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敕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榦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亟遣丞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並致薄饌。以彰厥德。子毓知名。

愚按。光武中年以後。崇尚經學。世風日篤。服逢掖。稱先生者。蓋踵相接也。其耆名尊宿。開門受徒。編牒每不下萬人。然皆專相傳述。滯於所聞。至不憚附會穿鑿。以求合一家之說。故識者頗譏其固焉。以視先漢經師之淳質而深通。殆有間矣。然談說仁義。誦法先王。清議空言。世道攸繫。泊於晚季。雖君道秕

僻。國勢衰微。而矜名砥節之士。猶足以持危定傾。扶植綱維於將墜。豈非儒學之明效大驗也。與。夫學也者。學爲人臣。學爲人子而已。若戴聖劉向揚雄賈逵馬融何休之徒。非不曄然聞人也。並以操履有缺。貽玷宮牆。不得與於斯文之列。往往爲尙論者所共惜。然則學者之於行誼。果何如其重哉。

學統卷三十八

附統

徐苗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郡守。曾祖華。有至行。祖邵。爲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均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癰。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畊助營棺槨。門生亡于家。卽斂于講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塹。露車載尸。葦蓆瓦器而已。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爾。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尙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畊供養。親歿。負土成墳。廬于墓側。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

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大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于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爲高。僕誠大儒。然立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潔行廉約。韓康伯遺絹百疋。不受。減五十疋。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旣終不受。康伯後與宣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宣云。人寧可使婦無暉邪。宣笑而受之。宣雖閒居。屢空。常以讀誦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恆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歲卒。著禮易論難。皆行于世。

范甯

范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温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温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温薨之後。甯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咨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煽。因被疏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尙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于幽顯。流子愛于百姓。然後可以輕夷險而不憂。乘休否而常

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翦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麤啓新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啓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主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遠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于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卹貧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制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君。或府以杭州。州以監郡。郡以蒞縣。如今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靡舍。東流西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比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

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于千餘家。少者數十。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勛之臣。則已享列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蒲酒永日。馳騫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尙。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旁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于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其尙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探石磬。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並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稱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宰。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既免官。家于丹陽。猶勤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于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邈爲之注。世亦稱之。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泰子曄。亦著後漢書。

皇侃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爲兼。國子助教，于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祕閣。頃之，命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及至，因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于世，學者傳焉。

沈不害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幼孤，而修立好學。陳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請崇建儒宮，帝優詔答之。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詞八首，合二十曲，行之樂府。後爲國子博士，領羽林監，勅修五禮，掌策文、諡議等事。太建中，位光祿卿，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卒。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章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有意聖人乎？著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位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陳亡，入隋，卒。

平恆

平恆，字繼叔，燕郡薊人也。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爲通宦。恆耽勤讀誦，多通博聞。自周以降，暨于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安貧守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爲中書

博士久之。出爲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饑寒。後遷祕書丞。高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恆也。恆三子不率父業。恆常忿其世衰。不爲營事。婚宦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故仕娉濁碎。不得及其門流。別構精廬。並置經籍于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中。以恆爲祕書令。而固請爲郡。未受而卒。贈幽州刺史都昌侯。諡曰康。

樂遜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于趙魏閒。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于擾擾之中。猶志道不倦。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而周文盛選賢良。授以守令。相府戶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南郡丞辛燦。相繼舉遜。稱有牧人之才。弼請留不遣。魏廢帝二年。周文召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周閔帝踐阼。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轉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並束脩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衛公直鎮蒲州。遜爲直主簿。武城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十四條。其五條切于政要。一崇教方。二省造作。三明選舉。四重戰法。五禁奢侈。保定二年。以訓導有方。頻加賞賜。遷遜伯中大夫。五年。詔魯公斌。畢公賢等。俱以束脩之禮。同受業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以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于是賜以粟帛。及

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_縣子。人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授皇太子。大象初。進爵業郡公。又爲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出爲汾陽郡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陽州刺史。仍賜安東衣服及奴婢等。又于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爲榮。隋開皇元年。卒于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陝二州刺史。遜性柔謹。寡交游。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尙。每在衆言論。未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辭。理並可觀。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結盟爲友。同授詩于同郡劉軌思。受左傳于廣平郭懋常。問禮于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彊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劉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爲州博士。刺史趙嘏引爲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邵同應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于祕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爲功曹。尋復入京。于國子共論古今滯義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憾。遂爲飛章所謗。除名爲民。于

是優游鄉里。以教授著述爲務。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祕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于世。炫聰明博學。名亞于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蜀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于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卽位。遷太學博士。俄以疾去職。數年復徵。以待顧問。上所著曆書。與太史令張胄元多不同。大業六年卒。年六十七。愚案魏晉而降。以訖于隋。世衰道微。異端蠱起。儒術委棄。經籍陸沈。清言之浸淫。老佛之充塞。詞章之波靡。功利之紛挐。前後數百年。幾希一綫。或幾于息矣。嗚乎。此乾坤何等時也。搜稽史冊。如王肅王弼。杜預嚴植之。崔靈恩。沈重。熊安生。王通。辛彥之之徒。旣皆可替。其閒稍可稱述者。僅得徐苗而下七八人。殆所謂蚩然之足音邪。吁。可慨也已。

學統卷三十九

附統

蓋文達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竇抗集諸生講論。于是劉焯。劉軌思。孔穎達。並以耆儒開門受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辨舉。皆諸儒意所未聞。一坐厭歎。抗奇之。問安所從學。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爲之師。抗曰。冰生于水。而寒于水。其謂此邪。武德中。授國子助教。爲秦王文學館直學士。貞觀初。擢諫議大夫。兼宏文館學士。爲蜀王師。王有罪。文達免官。拜崇賢館學士。卒。宗人文懿。亦以儒學稱。當時號二蓋。高祖于祕書省置學。以教王公子。文懿爲國子助教。旣升席。公卿更相質問。文懿譬曉密微。遠近宗仰。終國子博士。

王元感

王元感。濮州鄆城人也。少舉明經。累補博城縣丞。兗州都督紀王慎深禮之。命其子東平王續從元感受學。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宏文館。是後則天親祠南郊。及享明堂。封嵩嶽。元感皆受詔共諸儒撰定儀注。凡所立議。衆咸推服之。轉四門博士。仍直宏文館。長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尙書糾繆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並所注孝經史記藁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祕書閣。詔令宏文崇賢兩館學。

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學士祝欽明、郭山憚、李憲等譏元感，持撫舊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之屈。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每爲元感申理其義，連表薦之。尋下詔曰：「王元感質性溫敏，博文彊記，倚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魏知古嘗稱其所撰書曰：「五經之指南也。」中宗卽位，以春官舊僚，進加朝散大夫，拜崇賢館學士，尋卒。

褚無量

褚無量字宏度，杭州鹽官人。幼孤貧，勵學，受經于沈子正、曹福，刻意墳典。家近臨平湖，湖有龍鬪，里閭爭走觀，無量方十二，讀書自若，長老異之。尤精三禮史記，舉明經，官國子博士，遷司業，兼修文館學士。詔定南郊儀，時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憚皆希旨請，皇后爲亞獻，無量與博士唐紹、蔣欽緒等爭以爲郊祀大事不可以臆斷，必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古典，率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而膺福祐也。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法天地而行政教，辨方位而敝人倫，其義可幽贊鬼神，其文可經緯邦國，折衷王事，其可忽乎。周禮冬至祭天圓丘，祭莫大焉。王后內主禮，莫重焉。令合助祭，宜明著禮典，乃今無之。蓋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主以始祖，不以祖妣配，故王后不與也。謹按王后行事，具載內宰職中，內宰凡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鄭注云：「謂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裸獻祭天無祿，祭天之器，惟陶匏，無瑤爵也。」內司服掌后六服，無后祭天之服。巾車職掌后五輅，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之文。是后祭天不與也。惟漢書郊祀志有天地合祭，皇后預饗之事，則末代彊臣擅朝，黜神諂祭，不經之典，不足爲法。易傳曰：「誣

神者。殃及三世。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忝守經術。不敢默循。意蓋以抑后。時相巨源佐欽明。以苟悅后意。故無量議格。以母老。請停官歸侍。光宗爲太子。召拜侍讀。撰翼善記以進。太子釋奠國學。講孝經禮記。隨文納誨。博而且辨。畢。授銀青光祿大夫。賜章服綵絹。及卽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廬墓左。手植松柏。羣鹿犯之。無量號哭曰。山衆草非乏。何忍犯吾先塋樹邪。鹿以馴擾。不復抵觸。無量爲終身不御其肉。喪除。服官。以耆老。隨杖聽徐行。又爲設腰輿。聽乘入殿中。頻上書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手敕褒美。開元五年。幸東都。會太廟壞。無量因天戒以獻規。時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爲獻。帝卽以頒太子諸王。仍詔于諸儒中。選行誼經學著聞者充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行齒胄禮。詔無量升座勸講。百官觀禮。卒。年七十五。帝爲舉哀。廢朝五日。謂宰相曰。無量朕師。今永逝。宜用優典。于是贈禮部尙書。諡曰文。葬事官給。後帝于書殿得所著史記至言十二篇。愛之歎息焉。

馬懷素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客江都。師事李善。家貧。無燈燭。晝出樵。夜然以讀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又應制舉。登文學優瞻科。補郿尉。累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構。謫嶺表。太僕崔貞慎。東宮師。獨孤禕之出餞之。易之怒。使人上變。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后令懷素按鞠。遣中使促迫無出囚。懷素執不從。后召詰之。懷素對曰。元忠犯配流。貞慎以親故往餞。法當譴。而以爲謀反。則誣。昔彭越以逆誅。樂布奏事尸下。漢賁不坐。今元忠罪非越比。餞送者。豈宜以非法坐哉。后爲霽威。夏官侍郎

李迥秀藉易之勢。招權賄。懷素劾罷之。以黜陟使行江西。處決平恕。遷考功。典舉平允。權貴謁請。不能撓。開元初。爲戶部侍郎。封常山縣公。進兼昭文館學士。老猶篤學。手未嘗廢卷。謙文慎畏。稱長者。元宗詔與褚無量同侍讀。已又詔與同句校祕書。懷素奏召國子博士尹知章。杭州參軍殷踐猷等。是正文字。未就。卒。帝舉哀洛陽南城門。諡曰文。

元行沖

元行沖名澹。以字行。後魏常山王素連裔孫也。少孤。養于外祖司農卿韋機。方正博學。舉進士。累通事舍人。狄仁傑甚重之。行沖自請曰。相畜羣材。猶富貴家畜聚自資也。有脯腊臛臠。以供滋膳。必有參朮薑桂。以防痾疾。門下賓客。充旨味者多矣。願以不肖之身。備藥物之任。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累太常少卿。開元初。爲關內按察司。自以非彈治才。辭。入爲右散騎常侍。嗣彭王子志謙坐誣告自誣。株連四十人。行沖列其枉。奏見原。遷大理卿。侍御史李傑爲判官。誣陷。下行沖。行沖言傑歷官清貞。從下服。時論韙之。已固辭刑獄官。求散秩。充檢校集賢。元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學官。時左衛率長史魏光。乘白以魏徵所撰類禮列學官。帝命行沖總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張說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刊也。魏孫炎始因舊書。擿類相比。有如鈔掇。諸儒共非之。徵加整次。實本炎舊。殆未可立也。尼不行。于是行沖著論辨之曰。小戴禮行于漢末。馬融爲傳。盧植合二十九篇爲解。世不傳。鉤黨獄起。鄭康成于竄伏之中。理紛挐之典。雖志存探究。咨謀靡所。具鄭志者。百有餘科。則戴記之遠于禮經。康成見之矣。

章句之徒。曾不是省。王肅因之。或多攻詆。孫炎雖扶鄭義。條列支分。而箴石閒起。增革者百篇。魏文貞病羣言之錯雜。采衆說之精深。刊正芟翦。命曰類禮。所謂異而不害其同者也。太宗覽而嘉賞。錄賜儲貳。陛下纂業。乃制諸儒甄分舊義。甚盛德也。章句之士。疑于知新。果子仍故。摺壓而不申。詎不悲哉。夫改易章句。是有五難。自古患之矣。漢孔安國注古文尙書。族兄臧與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浮學守株。衆邪非正。自古而然。此道未信。而獨智爲譴。其難一也。昔孔季產專古學。而孔扶與俗浮沈。每誡季產曰。今朝廷率章句內學。君獨修古義。非章句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于世。君其難哉。其難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儒遷延不肯置對。歆移書諂讓。諸博士皆忿恨。光祿龔勝爲憤。悵乞骸。司空師丹大怒詆之。至以爲改亂前志。非毀先帝。以君賓之學。公仲之博。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命子駿負謗于世。其難三也。王肅規鄭玄數千百條。鄭學馬昭驟劾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推處是非。而肅歲時疲于酬對。其難四也。君子用心。願聞其過。如日月之食。衆見衆仰。而專門之徒。恕己及物。或攻先師之誤。如聞父母之名。王邵有言。魏晉浮華。古道湮替。士大夫恥爲章句。惟草野生專經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稱孔聖有誤。諱聞鄭服之非。其難五也。夫物極則變。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起而正之。恨不與吾同世爾。以老請去官。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尙書。諡曰獻。

歸崇敬

歸崇敬字正禮。蘇州吳郡人。治禮學。識容典。父喪。以孝聞。天寶末。舉博通墳典科。爲舉首。授左拾遺。累集

賢殿校理。元肅二帝山陵。參掌禮儀。遷主客員外郎。兼史館修撰。國大典禮。常參議焉。代宗幸陝。召見。問得失。崇敬極陳。生人疲敝。當以儉德先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以倉部郎充弔祭册立使。使新羅。渡海而風。或請以單舸免。崇敬曰。與其舟者數百人俱。何忍獨濟哉。少選而風定。先是使外夷者。多齎金帛。質中國所無物爲利。崇敬囊橐。惟衾衣。東夷服焉。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遣祀衡山。未至。而哥舒晃作亂。御史請望祀。崇敬正色曰。聘禮旣受命。卽道死。介以尸將事。尊命也。豈有畏邪。竟成禮而還。累禮部尙書。卒。然崇敬所議。郊廟配享。國學齒冑。禮頗具。類牽于名物。度數于禮。不謂深有子曰登。孫曰融。皆世其家學。

愚案。唐儒自昌黎而外。顏師古。孔穎達。其表表者。然並于大節有虧。而張士衡。蕭德言。啖助。趙匡。陸質之徒。蓋亦無所取焉。博而求之。三百年間。無愧聖門者。何寥寥也。學者尙論。每歎唐室經學不振。而儒林爲之大衰。不其然與。不其然與。

學統卷四十一

附統

孫奭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九經及第。爲莒縣主簿。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爲國子監直講。太宗臨幸。召奭講尚書。賜五品服。真宗以爲諸王府侍讀。累擢龍圖閣待制。大中祥符初。得天書。召問宰相王旦等。對曰。天貺符命。實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是歲。天書復降。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奭上疏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勞民庶夫。民神之主也。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洊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屯。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于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導陛下而爲之。臣切爲陛下不取。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陳勝起于徭戍。黃巢出于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于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邪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薦饑之墟。修遠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

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于肘腋。外敵將無觀釁于邊陲乎。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于契丹。蹙國糜爵。姑息于繼遷。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後天下數有災變。又言今野鷗山鹿。郡國交奏。秋旱冬雷。羣臣率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爲可罔。下民爲可愚。後世爲可欺乎。六年。又上疏曰。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雖有罪己之言。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斥遠邪佞。罷興土木。無爲明皇不及之悔。久之。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出知密州。居二年。遷左諫議大夫。罷待制。還糾察在京刑獄。復出知河陽。又求解官就養。遷給事中。徙兗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復上疏曰。昔漢文成五利。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于鄭州。漢武可謂雄才。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鉞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忱于邪說。旣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爲。或類于此。未幾能果敗。仁宗卽位。乃召爲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嘗畫無逸圖。上之帝。施于講讀閣。三請致仕。不允。求近郡。優拜工部尙書。復知兗州。詔須宴而後行。以恭謝恩。改禮部尙書。

既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婢妾曰。無死婦人之手。訃聞。帝悼甚。贈左僕射。諡曰宣。爽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頰。常撥五經切治道者。爲經典微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錄樂紀圖五經節解。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爾雅釋文。子瑜。自有傳。

孫復

孫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娶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介既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于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國子監直講。召爲邇英閣祇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能之。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翰林學士趙槩等言復經爲人師。不宜佐州縣。留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卒。年六十六。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于仁宗。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祕閣。特官其一子。

石介

石介字守道。兗州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以論赦書能爲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畊徠山下。葬五世七十喪。以易教授于家。魯人號徠徠先生。入爲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衆。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爲蠹。著恠說。中口論言去此

三者乃可以有爲。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宮宮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旣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也乎。作慶曆聖德詩。其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旣明且斷。惟皇帝之德。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曰。子禍始于此矣。介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年四十一。會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夏竦銜介。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語官屬。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介果走。擊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家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苟召問無異。亦足應詔。于是衆數百保介。乃免斲棺。子弟羈管他州。久之得還。介家故貧。妻子幾凍餒。富弼韓琦共分俸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于世。

胡瑗

胡瑗字翼之。泰州人。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卽以聖賢自期待。鄰父見而異之。謂其父曰。此子後當爲偉器。非常兒也。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復石介三人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以經術教授吳中。范仲淹嘗與之游。愛而敬之。以其子純仁從學焉。景祐初。仲淹薦召與阮逸同較鍾律。分造鐘磬各一虞。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試祕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改密州觀察。推

官除湖州教授。是時方尙詞賦。瑗則一新故習。倡明正學。教人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其科條纖悉畢具。署其齋曰經義。曰治事。蓋一以明其體。一以適其用云。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召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尋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于祕閣。遂興作樂事。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袋。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旣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卒。年六十七。諡文昭。詔賻其家。學者稱爲安定先生。瑗在太學。其徒甚衆。學舍至不能容。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爲瑗弟子也。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人。才者。以瑗爲首。稱程伊川嘗稱之曰。安定之門。往往知稽古愛民。于爲政也。何有。若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劉彝。諸子。皆出其門云。明嘉靖中。從祀孔廟。稱先儒胡子。

何涉

何涉字濟川。南充人。汎覽博古。一過目。終身不忘。登進士第。范仲淹辟彰武軍節度推官。用龐籍奏。遷著作佐郎。管句鄜延等路經略。安撫。招討司機宜文字。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涉預有力。累官尙書司封員外郎。卒。詔恤其家。官其一子。涉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談人過。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游者甚衆。雖在軍中。亦爲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橫經以聽。有治道要術。春秋本旨。廬江集七十卷。

周堯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人。天聖二年。第進士。積官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爲師表。未及用。卒。年五十一。堯卿幼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及母喪。倚廬三年。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以爲孝感所致。其于昆弟尤篤友愛。爲人簡重不校。慢己者必厚爲禮愧之。居官祿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爲學不耑于傳注。以孔子一言以蔽。孟子以意逆志爲學詩之法。曰。毛之傳欲簡。或寡于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于性情。非以意逆志也。其學春秋曰。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邪。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劉絢

劉絢字實夫。其先常山人。後徙河南。祖舜欽。虞部郎中。父師旦。朝散大夫。絢以祖蔭爲壽安主簿。移長子令。督公逋。如期而集。迄去。不答一人。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稅財一二。絢力爭。不得。還其榜。請易之。富弼歎曰。劉絢。古縣令也。元祐初。大臣相繼以經明行修薦。爲京兆府教授。又爲太學博士。卒。年四十三。絢自結髮。從程明道學。篤信而固守之。明道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絢深于春秋。作傳未就。病劇。尙以例類質其父。將終。起手足自盥。垂絕。猶道詩書語。可謂力學者也。

李顥

李顥字端伯。洛陽人。第進士。元祐中。爲祕書省校書郎。卒。顥與劉絢才氣志尙頗相同。程伊川嘗稱二子

可以大受。及相繼蚤沒。追悼之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傲而信從者。籲與絢有力焉。

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良佐初見明道。明道語之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也。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良佐天資篤實。事有未徹。則顛有泚。其憤悱如此。記問該贍。明道談及前史。所引不爽一字。明道以玩物喪志警之。初未之信。後乃省悟。伊川與之別一年。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伊川稱之曰。是子爲學。切問近思者也。良佐晚與朱震兄弟論學。謂一部論語大義。只師冕見及子見齊衰者二章。可以該之。蓋聖人之道。由灑埽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也。所著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于世。

游酢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並以文行名。程伊川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明道與扶溝學。酢應其招。因受業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蕭山尉。以薦爲太學錄。遷博士。乞外。以便養。得知河陽。范純仁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輒咨之。純仁移守潁昌。辟自隨。爲學教授。及入相。復以爲太學博士。純仁罷。酢亦請外。籤判齊州。移泉州。徽宗立。擢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卒。年七十一。酢性穎悟。有治劇才。時修奉祀

館編氓困于征調。所至騷然。酢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所著有易說詩二南義中庸義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

呂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蚤學于張載。後見二程。而卒業焉。以門蔭入仕。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掩祖宗之德。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爲講官。未及用而卒。初大臨婦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顏回爲婿矣。伊川云。與叔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朱子曰。與叔本是剛底氣質。涵養得到如此。故聖人貴剛。若不剛。終不能成。

張繹

張繹字思叔。河南人。受業程伊川。伊川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伊川嘗言。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

譙定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學易于郭彞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一日。至汴。聞程伊川講道于洛。棄其學而學焉。常言曰。學所以明心也。禮所以行敬也。明心。則知性矣。行敬。則至誠矣。孔門以博文約禮爲入道樞要。正在于此。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卽位。定猶在汴。右丞許

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簞甚。一中貴人偶與鄰。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帝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稱之曰譙夫子。定易學得之程伊川。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

邵伯溫

邵伯溫字子文。父雍。與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伊川兄弟爲友。伯溫入聞庭訓。出則事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爲再世交。故學益博。尤熟當世之務。元祐中以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蔡確之罷相也。邢恕亦被黜。移知河陽。閒道謁確于鄧。謀造定策事。恕出司馬光之門。又與子康同登科第。及是。康父喪除。詣闕。恕約康會河陽。伯溫止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必爲異日之悔。旣而恕果勸康作書。稱確有定策功。以爲他日全身保家計。康竟如其請。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至河陽。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爲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詩。謗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不用伯溫言。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曰。康素謂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爲西京教授教之。伯溫旣至。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力學不懈。卒有立。章惇嘗事雍。及爲相。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伊川謂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于地下邪。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猶薦之于朝。

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卽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鋼別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之謗。伯溫旣辨之。又著爲書名曰辨誣。後崇寧大觀閒。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歷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重貫爲宣撫使。士大夫求速仕者。爭出其門。伯溫聞貫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贈祕閣修撰。初雍有言。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于難。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旣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游。及當相。乞行追錄。始得贈焉。鼎又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于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所著又有辨惑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等書。

王當

王當字子思。眉山人。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歎曰。士之居世。苟不見其用。必見其言。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慷慨不避權貴。策入四等。調龍游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爲學官。不就。京相。遂不復仕。卒。年七十二。當邃于經學。易春秋皆爲之傳。多得聖人之旨。又有史論十二卷。兵

書十二篇。

喻樗

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後徙嚴。建炎末。樗第進士。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筦。居常山。樗往謁。因諷曰。公之事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爲上客。鼎都督川陝荆襄。辟樗爲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樗見鼎曰。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若使其爲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宣撫來路。卽朝廷歸路也。鼎于是入奏。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于是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鼎薦。授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旣退師。鼎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樗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于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樗建言和議。非便。秦檜旣主和。言者希旨。勅樗謫。樗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歷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中卒。

洪興祖

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登政和上舍第。高宗召試。授祕書省正字。後爲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心。納謀策。安民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一宜以藝祖爲法。紹興四年。蘇湖地震。興祖時爲駕部郎官。應詔上疏。具

言朝廷紀綱之失。爲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起知廣德軍。視水原爲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邱明而下二十有六人。歷擢知饒州。嘗作程瑀論語解序。言者希秦檜旨。劾其怨望。遂編管昭州。卒。年六十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興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于世。

高闕

高闕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初。以上舍選賜進士第。歷官權禮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于正名。今樞密院號本兵柄。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朝廷兵柄自分爲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屬猶得揣達。今一切拘以文法。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事。今則名爲臺官。實無言責。以皆名之未正也。尋遷著作佐郎。以言者論罷。主管崇道觀。召爲國子司業。時興太學。闕奏宜先經術。條具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爲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以此爲法。新學成。闕奏補試者六千人。且乞臨雍。于是帝幸太學。秦熹執經。闕講易泰卦。賜三品服。闕少宗程氏學。楊時爲祭酒。闕爲諸生。胡安國至京師訪士。于時以闕爲首稱。由是知名。除禮部侍郎。帝因問張九成安否。明日復問秦檜。檜疑闕薦。中丞李文會承檜旨。劾闕。出知筠州。不赴。卒。有春秋集傳行于世。

程大昌

程大昌字泰之。休寧人。紹興中第進士。獻十論言當世事。連擢太學正試館職。爲祕書省正字。孝宗即位。遷著作佐郎。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矯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御前直降文書。皆申省審奏。又言。去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勳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屠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公論所不平也。帝稱善。連遷國子司業。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又除浙東提點刑獄。徙江西轉運副使。大昌曰。可以興利去害。行吾志矣。會歲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清江縣舊有二堰。後堰壞。歲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復其舊。進祕閣修撰。召爲祕書少監。帝勞之曰。卿朕所簡記。監司若人人如卿。朕何憂累遷。權吏部尚書。會行中外更迭之制。力請郡。遂出知泉州。遷知建寧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尋奉祠。紹熙五年。請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三。諡文簡。大昌篤學。于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雍錄攷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行于世。

林之奇

林之奇字少穎。侯官人。從呂本中學。紹興中第進士。歷官校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之說。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爲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于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或傳金人欲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爲吾欲與之和。宜無憚于戰。戰之所須不一。而人才爲先。必求可與共患難者。非得如龐士元所謂俊傑者不可也。以痺疾乞外。遂以祠祿家居。自稱拙齋。東萊呂祖謙皆受學焉。卒。年六十五。有書春秋周禮說論孟講義道山記聞等書行于世。

林光朝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嘗曰。道之全體。全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年五十。進士及第。累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兼史職。是時張說再除籤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爲廣西提點刑獄。移廣東。茶寇自荆湘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銳甚。會有詔徙光朝轉運副使。光朝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遮擊。連敗之。賊宵遁。孝宗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邪。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淳熙四年。除中書舍人。是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曾覲薦。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曰。是輕臺諫。差科目也。立封還詞頭。天子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光朝老儒。素有士望。在後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聞繳駁廓然。士論始服。光朝因引疾奉祠。卒。年六十五。

楊萬里

楊萬里字挺秀。吉水人。登紹興進士第。再調永州零陵丞。張浚謫永。勉以正心誠意之學。乃名讀書之室。曰誠齋。後知奉新縣。召爲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說出守袁州。萬里抗疏留栻。又遣虞允文書。以和同之說規之。歷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沈師犯南粵。帥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免喪。召爲尙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其略曰。臣聞言有事于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于有事之時。其爲姦也大矣。今臣言有事于無事之時。

者。凡有十。願陛下姑置不急之務。專精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于天變。下不墮于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根本。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根本。則人主不可以自用。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本原者也。東宮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爲侍讀。王淮爲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卽疏朱晦庵及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遷祕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勸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太子悚然。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爲馬。孝宗不悅。以直祕閣出知筠州。光宗立。召爲祕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于權臣。擾非盜賊。而擾于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又論古帝王知攬權。不知臣下之竊權。竊權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會奉進孝宗聖政。孝宗猶銜之。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于江南。萬里疏其不便。不奉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歸。除祕閣修撰。提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立。召還。已乃進秩予祠。旣而從其請。以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進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萬里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屬記南園。以掖垣待之。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胄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時也。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成病。家人知之。聞時政。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用兵事。萬里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落筆而逝。萬里精于詩。

常著易傳行于世。光宗常爲書誠齋二字。諡文節。

胡寅

胡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寅將生。母以多男。不欲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上。有雜木。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于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游辟雍。中進士甲科。靖康初。以薦除祕書省校書郎。楊時爲祭酒。寅從之受學。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僞立。寅棄官歸。言者劾其離次。降一官。建炎中。連擢起居郎。金人南侵。時高宗在金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其略曰。自古中國之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者。莫不本于憤恥恨怒。不能報怨。終不苟己。未有乘衰微闕絕之後。固陋以爲榮。苟且以爲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今日圖復中原之策。莫大于罷免和議。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資。不然。則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于京宣。納質則孰重于二聖。反復計之。所謂乞和。決無可成之理。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欲丕變之。在于務實效。去虛文。治兵擇將。誓戮大憝者。孝弟之實也。屈己求賢。信用羣策者。求賢之實也。不惟而從。必將心改。苟利于國。卽日行之者。納諫之實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結約以誠信者。任將之實也。汰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明階級。以變其驕悍之習者。治軍之實也。遴選守刺。久于其官。痛刈姦賊。廣行寬恤者。愛民之實也。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

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爲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以至二聖屈辱。羿莽擅朝。仗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宰相呂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奉祠紹興二年五月。詔內外官各言裕國彊兵息民之策。寅以十事應詔。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姦慝。疏上不報。尋命知永州。四年。復召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入雲中。寅上疏言：金人驚動陵寢。殘壞宗廟。劫質二聖。乃吾國之大讎也。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茲。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見邪言。漸圖恢復。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矣。高宗嘉納。召至都堂諭旨。仍降詔獎諭。旣而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爲兵家機權。竟反前旨。寅復奏疏言：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修德。息兵訓民。以圖北向。倘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旣與浚異。遂乞使郡就養。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辭。改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嚴州。又改知永州。徽宗寧德后訃。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寅上疏言：禮讎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父喪除。適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俄乞致仕。遂歸衡州。檜旣忌寅。雖告老。猶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右正言章夏勅寅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自使。尋復其官。卒。年五十九。寅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絕。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皆行于世。其集曰斐然。學者稱爲致堂先。

生。

胡宏

胡宏字仁仲。安國季子也。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閒。上書其略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試思方今之世。事孰爲大乎。孰爲急乎。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爲天子。瞽瞍以匹夫爲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于窮約哉。而瞽瞍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舜蹙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微欽二帝劫于讎敵。遠適窮荒。引領東望。九年于此矣。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讎敵。陛下自念于舜何如也。且羣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爲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爲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邪。末言陛下卽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然陳東以直諫死于前。馬伸以正論死于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摧中正之力。而去姦邪之難。臣竊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己也。高閔爲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曰。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太上皇帝刼制于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爲大恩乎。昔宋公爲楚所執。及楚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國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晉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歎

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假然爲天下師儒之首。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爲之辭。欺罔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善龜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學者稱爲五峯先生。

胡寧

胡寧字和仲。以蔭補官。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遷祠部郎官。寧以父兄故。召用。及寅與檜忤。乃出寧爲夔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祠。卒。安國作春秋傳。修纂檢討。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

胡憲

胡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從從父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旣而學易于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爾。憲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邪。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生。累召累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授教。憲猶不屈。太守魏玘開譬甚力。憲不得已就職。訓諸生以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修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玘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者自是大化。因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舍。求監南嶽廟以歸。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與師張宗元不合。復

請祠去。秦檜方用事，諸賢零落，憲家居不出。檜死，召爲祕書正字。旣至，疏言：金人勢必收盟，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願亟起之。時兩人皆爲積毀所傷，未有收顯言者。憲疏入，卽求去。帝嘉其忠，詔改秩與祠歸。初，憲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歿，屬子晦庵，並受學。晦庵自謂從三君子游，而事籍溪先生爲久。方憲以館職召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馮方、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以歌之。人始信其不苟出，而惜匪久于位云。卒，年七十七。

劉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以鄉舉詣太學。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程伊川游，遂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卽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畊自給，澹然無求于世。與胡憲、劉子翬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閒，特召詣闕，勉之知不與秦檜合，卽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人號曰白水先生。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于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晦庵受學。晦庵之得道，自勉之始。卒，年五十九。

劉子翬

劉子翬，字彥冲，崇安人。幹之仲子也。以父任補官。幹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楊就犯閩境，子翬畫計備禦，賊不敢犯。子翬始執喪，致羸疾。至是辭歸武夷山，獨居一室，竟日危坐。如是者凡十七年。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友，而督教姪珙。卒有立，與胡憲、劉勉之交，以講學爲事。朱松

且死以子晦庵託子輩。一日晦庵請益。子輩曰。吾少未聞道。以疾病始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靜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爲道在是矣。比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于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汝尙勉哉。又作蒙齋記。作十論。自堯舜以至孟子。皆揭明其大旨云。卒年四十七。學者稱爲屏山先生。

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身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與張栻。朱晦庵。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略。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文特典美。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于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于倣優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

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祕閣。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諡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晦庵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書。將以開物成務。旣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關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嘉熙初。改謚忠亮。景定初。追封開封伯。從祀孔廟。明嘉靖中。改稱先儒呂子。

學統卷四十下

附統

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旣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齋讀書。聞朱晦庵名。往師之。晦庵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從臣尤袤楊萬里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時韓侂胄禁僞學。臺諫承風。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晦庵。至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晦庵。竝及元定。元定曰：化性起僞。惡得無罪。遂謫道州。州縣捕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卽就道。晦庵與從游數百人。餞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晦庵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仗屨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腳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從者日衆。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旣誅。贈迪功郎。諡文節。元定于書無不讀。于事無不究。凡奇奧古書。一過目輒解。晦庵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

書易。晦庵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參訂。啓蒙一書。則屬起藁。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元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晦庵爲之序。及葬。晦庵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見矣。子淵。沈竝躬畊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沈自有傳。

李燾

李燾字敬子。建昌人。紹熙元年。第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晦庵學。晦庵告以曾子宏毅之語。燾退以宏名其齋。而自做焉。既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卽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晦庵。晦庵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燾。俟有所發。乃從晦庵折衷。諸生畏服。晦庵歿。學禁嚴。燾率同列往會葬。不少怵。九江守薦召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洞寇作亂。燾請自往。駐兵萬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辨士。諭以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爲封識。不時點閱。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譁張持空券。益不售。燾與國子與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燾又入劄爭之。漕司卽弛禁。改通判潭州。真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燾。不數月辭歸。當是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燾以三綱所關。自是薦辟不復出矣。乃以直祕閣奉祠。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燾對。且曰。朱熹

高弟。經術行義。亞黃榦。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謚文定。錄其子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學者宗之。與黃幹竝稱云。

張洽

張洽字元德。臨江人。父緩。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晦庵學。博極羣書。嘗取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晦庵嘉其篤志。時行社倉法。洽貸縣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經界不正。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吏姦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有兄弟訟財者。洽諭之曰。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洽治其獄。無狀。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傷在脇。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知永新縣。湖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又結約土豪。得其懽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用薦。通判池州。歲大旱。禱弗應。洽言于提點常平袁甫。辨冤獄。白守寬催科三日。果大雨。後從其請。與祠。時袁甫提刑江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曰。是先師之蹟也。其可辭。已復謝病去。端平初。用薦。召都堂審察。不赴。除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洽固辭。遂除直祕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

卒年七十七。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治自少用力于敬。故以主一名齋。所著有春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略等書。

陳淳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授以近思錄。淳遂盡棄其業。及朱晦庵來守其鄉。淳請受教。晦庵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晦庵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其語學者曰。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須萬理明徹。然後可以語孔孟之學。須明三代法度。通之于今。而無不宜。然後可以語王佐事業。至于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彊弱之證。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性至孝。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熹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帥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等書。

李方子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性端謹純篤。初見朱晦庵。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入太學。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守真德秀以師友禮之。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

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嘗語人曰：吾于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于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閔之，與一子恩澤。

黃灝

黃灝字商伯，都昌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教化爲本，薦除登聞鼓院。光宗卽位，歷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時芋殫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蹙然，有旨停開夏稅，遂奏乞併開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獨閣之請。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晦庵守南康，灝執弟子禮，晦庵歿，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云。

薛季宣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徽言之子也。年十七，起從荆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溉。溉嘗從程伊川學，盡以其學授之。季宣旣得溉學，于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畫，皆可行。于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孥，而繫馬于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卽汝家，卽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季宣行保伍法，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樞密使王炎薦于朝，召爲大理寺主簿，爲書謝炎曰：主上天資英特，羣臣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

雖復中原。猶無益也。爲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爲本。至于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可也。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淮西。收以實邊。季宣爲表廢田。相原隲以戶授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爲戶六百八十有五。季宣還言于孝宗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卽墨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乎。又進言曰。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倘因貌言而聽之。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帝稱善。恨得季宣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自是凡奏請論薦。皆報可以。虞允文諱闕。大不樂之。居七日。出知湖州。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季宣于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于家。其雜著曰浪語集。

陳傅良

陳傅良字君舉。瑞安人。爲文章擅當世。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傅良皆師事之。及入太學。與張栻呂祖謙友善。祖謙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于栻爲多。登進士甲科。歷太學錄。出通判福州。爲勢家所中。罷歸。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歷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鬚鬢無黑者。都人聚觀。嗟歎。號老陳郎中。傅良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而于太祖開闢本原。尤爲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上供起于元豐。經制起于宣和。總制月椿起于紹興。皆迄今爲額。折帛和買之類。又

不與焉。茶引盡歸于都茶場。鹽鈔盡歸于權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于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于民。而民困極矣。且言今天下之力竭于養兵。而莫甚于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于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由。帝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祕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百官力諫。不聽。方召內侍陳源爲內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且疏請過宮。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祕閣修撰。仍兼贊讀。不受。寧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院修撰。會詔朱晦庵與外祠。傅良不書行。乃與晦庵州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顧行。出奉祠。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嘉泰二年。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進寶謨閣待制。終于家。年六十七。謚文節。有詩解話。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于世。

葉適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歷太學博士。因輪對。奏曰。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爲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爲難。自爲不可爾。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虛弱。此國是之難一。

也。爲奇謀祕畫者。止于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于親征遷都。深沈慮遠者。止于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讎。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于弱。財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與。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會朱晦庵爲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疏入。不報。光宗嗣位。出知蘄州。入爲尙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及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甯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不能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退閒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閣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庸坐視乎。必勝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閣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適白汝愚遣侂胄奏。太皇太后。遂立嘉王。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遷國子司業。汝愚旣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意。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

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爲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沖佑觀。差知衢州。辭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于寧宗曰。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忘己體國。息心旣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印密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父喪除。召至。時有勸侂胄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之。將啓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彊者興。陛下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彊矣。竊謂必先審知彊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爲彊。非有難也。累遷寶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于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尋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適雅以經濟自負。方侂胄之欲開兵端也。以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無何侂胄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諡忠定。

蔡幼學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傅良有文名于太學。幼學從之游。月書上。祭酒芮煜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真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略曰。陛下恥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竝進。以爲美談。

然或以虛譽感聽、自許立功、或以絨嘿容身、不能持正。蓋指允文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宏爲相，衛青用事，宏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率爲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姨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宏上。蓋指說也。帝覽之不懌，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歷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幼學上封事，不報。寧宗卽位，詔求直言。幼學又奏陛下欲盡爲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于講學。帝稱善，將敬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爲僞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陛辭言：今除授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經筵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以誤陛下至此邪？侂胄聞之不悅。旣至官，日講荒政。時朱晦庵居建陽，幼學每事諮訪，遂爲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黃州，改提點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勸侂胄以收召海內名士者，及召幼學爲吏部員外郎，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權中書舍人。侂胄旣誅，餘黨尙塞正路。幼學次第彈繳罷黜尤衆。遷中書舍人，兼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內外制皆溫醇雅厚，號爲得體。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職。趙師舜除知臨安府，幼學言師舜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草命。遂寢。改兼侍讀。師舜命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恐傷民。因言錢幣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遂升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召權兵部尙書兼修玉牒官。尋兼太子詹事。卒。年六十四。幼學蚤以文鳴于時，而中年述作亦窮根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性情之正者，不

道也。器質疑重。一語不安。發及論義理。縱橫闔關。雖辨士不能及。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表。年歷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篇。傳于世。

劉愚

劉愚字必明。龍游人。弱冠入太學。有聲上舍。釋褐第一。調江陵府教授。移安鄉縣令。有惠政。諸司交薦。改秩。愚雅不樂仕進。遂致仕。鄉人丞相余端禮與愚有舊。且召堂審。竟捨去。結廬城南。蓬蒿蕭然。著書自適。書論語孟皆有解。年八十三卒。門人諡曰靖君。妻徐氏。甘貧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爲賢。而若是。愚出書以示。束修得也。乃已。子克有詩名。

魏揆之

魏揆之字子實。初字元履。建陽人。師胡憲。與朱晦庵游。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衢守章傑所。趙鼎謫死。其子汾將喪過衢。傑雅憾鼎。又希秦檜意。遣尉翁蒙之。掩取鼎故舊簡牘。蒙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一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且以告檜。揆之以書責傑。長揖徑歸。築室讀書。隋以良齋。人稱曰良齋先生。乾道中以遺逸召。力辭。宰相陳俊卿聞人。雅知揆之。招甚力。乃以布衣入見。極陳當時之務。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錄。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二程兄弟。列祀典。不報。復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則通習世務。不可專取空言。又不報。遂丐去。會會觀秩滿還。揆之累疏諫。移疾杜門。遺書責俊卿不能。揆止。語甚切。遂以迎親請歸。行數日。罷爲台州教授。居家謹喪祭。重禮法。行古社倉。民賴以濟。諸鄉社倉。

自揆之始。或嘗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避此嫌。爲善之路絕矣。病革。召朱晦庵至。委以後事。卒。年五十八。贈直祕閣。晦庵平日趣向頗同。乾道中。晦庵亦被召。將行。聞揆之去國。乃止。

李心傳

李心傳字微之。舜臣之子也。慶元元年。薦于鄉。旣下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等之薦。自制置司敦遣。至闕下。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躡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召赴闕。爲工部侍郎。言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于此。災祥饑饉。史不絕書。願亟降罪己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不然。民怨于內。敵逼于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爲策矣。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湖州。淳祐元年。罷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七十八。所著有學易編、誦詩訓、春秋考、禮辨、讀史考、舊聞證誤、高宗繫年錄、朝野雜記、道命錄、西陲泰定錄、辨南遷錄。又有詩文一百卷。

李道傳

李道傳字貫之。心傳之弟也。稍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寧宗時。登進士第。歷蓬州教授。吳曦反。曦黨以曦意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曦平。詔進官二等。累遷祕書郎。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于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

俗未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彙進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復以人才爲要。至于人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願下明詔。崇尚正學。遷著作郎。時薛極等以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言。今名優儒臣。實取材吏。刻剝殘忍。誕謾傾危之人進矣。遂求補外。知真州。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卽按部劾貪縱。釋濫繫。弛負錢。夏大旱。道傳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讎。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斂增加。軍將推剝。皆切中時病。遂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真德秀賑饑窮。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全活甚衆。攝宣州守。行朱晦庵社倉法。諸郡翕然應命。胡榘爲吏部侍郎。薦道傳自代。引疾乞去。不許。召令奏事。再辭。又不許。趣入對。言無所諱。除兵部郎官。監察御史。李楠覘當路意。乞授以節鎮蜀。遂出知果州。道卒。年四十八。詔特憐一官致仕。諡文節。道傳篤于踐履。氣節卓然。臥榻屏開。大書喚起截斷四字。其慎獨如此。

程迥

程迥字可久。寧陵人。後徙餘姚。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知上饒縣。已而奉祠。寓番陽之蕭寺。迥居官寬而明簡。而信。猾吏姦民。皆感激悔。褒表隱德。潛善無問。幽明聽決。獄訟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爲苟止。迥嘗授經學于崑山王葆嘉禾間人。茂德嚴陵喻博。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外編。春秋傳顯微例目。論語傳。孟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說諸論辨。戶口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錄等書。卒。官朝奉郎。朱晦庵以書告迥。子絢曰。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曾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絢以致仕恩調巴陵尉。攝邑事。能理冤。

獄。孫仲熊亦有名。

劉清之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甘貧力學。博極書傳。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歷調萬安縣丞。帥龔茂良以掾荒實蹟聞于朝。又偕諸公薦之。發運使史正志按部。督州縣畸零之賦。清之不可。有同年生在幕中。謂曰。侍郎將薦子矣。其以閱閱來。清之貽之書。謂贏資皆州縣侵刻于民。法所當禁。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薦者兩有審察之命。清之竟不見丞相。詣吏部銓。得知宜黃縣。茂良入參知政事。與丞相周必大薦于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又言用人四事。一辨賢否。二正名實。三使材能。四聽換授。改太常寺主簿。服除。通判鄂州。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先是郡飾廚傳。以事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五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吾惟求無負于吾民足矣。嘗作論民書一編。簡而易從。每因月講。設酒肴宴諸生。相與論學。遠近來者。築精舍居之。建閱武場。按籍召閱。悉革隱占之弊。勸朱陵道院。以祠先代節義名臣。及本朝大儒。部使者惡其不能媚己。諷臺臣論其勞民用財。遂予祠。歸築室授徒。廷臣多薦之。光宗卽位。起知袁州。而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疾。不廢講論。及周必大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清之自舉進士。有志義理之學。所著有曾子內外雜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錄等書。

魏了翁

魏了翁字華父。浦江人。年數歲。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時稱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有作者風。登進士第。歷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謀開邊。了翁上言。宜急于內修。姑道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于一擲。宗社存亡係焉。改祕書省正字。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又明年。侂胄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爲。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于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又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了翁禮耆耆。拔俊秀。行鄉飲酒禮。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墓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諡。示學者趨向。朝論譴之。如其請。歷知潼川府。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五事。又論郡邑疆隸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帝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鎮。爲聯絡守御之計。次論蜀邊懇田及實錄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累遷祕書監。尋爲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其言無所忌避。時相始不樂矣。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卽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常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卽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卽而求之。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論講學不

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敷求碩儒。丕闡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屬濟王黜削以死。有司顧望。治葬弗虔。了翁每見帝。請厚倫紀。以弭人言。復應詔言事。最爲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胡夢昱竄嶺表。了翁出關餞別。遂指了翁倡爲異論。將擊之。史彌遠外示優容。改權尚書工部侍郎。力以疾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降三官。靖州居住。紹定四年。復職奉祠。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彌遠死。帝親庶政。進文華閣待制。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帝因民望。與真德秀竝召。以爲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皆切帝躬。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尚書。復條十事以獻。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帝悉嘉納。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摺。乃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畏卒。併以江淮付了翁。朝論大駭。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沓至。帝心焦勞。了翁嫌于避事。既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押。同二府奏事。進封臨卽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加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飲餞于關外。開幕府。江州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爲簽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予祠。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乞骸骨。不允。疾革。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上震悼。贈太師。諡文。

靖。累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經史雜鈔等書。

廖德明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受業于朱晦庵。登乾道進士第。知莆田縣。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慙服。累官知漳州。有聲。選廣東提點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還其書。不啓封。有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邪。必貪也。于是追還薦章。時盜陷桂陽。迫韶。德明遣將馳擊。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候。明賞罰。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時。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爲漳州教授。爲學者講聖賢心學。手植三柏于學。溥士愛之如甘棠。在南粵時。立師悟堂。刻朱文公家禮及程氏諸書。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某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于世。

何基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師事黃榦。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于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來學者衆。王柏宏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基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景定五年。以薦。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嶽廟。終亦不

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啓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揮。

王柏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父朝奉郎瀚。俱得伊洛之學。柏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捐去俗學。勇于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以何基常從黃榦得考亭之傳。卽往從之。于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洪範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于夫子之手。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竟。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

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等書。

葉味道

葉味道初名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温州人。師事朱晦庵。試禮部第一。時禁僞學。味道對策，率本程伊川無所避。知舉胡紘曰：此必僞徒也。黜之。味道復從晦庵于武夷山中。學禁開，乃登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晦庵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以味道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三京用師。廷臣邊闡交進機會之說。味道進議狀。以爲科配日繁。餽餉日迫。民一不堪命。龐勳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搖其本。無益于外也。遷祕書著作佐郎。而卒。帝出內帑贖其喪。升一官。任其後。故事未有也。所著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

黃震

黃震字東發。慈溪人。寶祐四年登第。度宗時爲史館檢閱。與修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卽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宮中建內道場。故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秩。卽出國門。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郡守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疏震撓政。坐解官。尋通判紹興府。獲海寇。僇之。撫州饑。起震知其州多善政。詔增秩。遂升提舉常平。初常平有慈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

名存實亡。震謂收哺于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胥請于官。贖之。棄者許人收養。宜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改提典刑獄。御史中丞陳堅以讒者言劾震去。遂奉雲臺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俞浙竝爲監察御史。有內戚畏震直。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移浙東。提舉常平。時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紹興府。遂兼王府長史。震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爲其屬。豈敢察其非。奈何。自臣復壞其法。固不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恆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鈔一百卷。其卒也。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愚案魯鄒之後有洛閩。蓋斯道昌明一大運會也。二三眞儒。崛起爲倡。學者幸生其際。或及門。或私淑。彬彬焉。質有其文。何莫非聖賢之徒也。與。雖其時若永康。若金谿。非不顯然標幟。與爲角立。而正氣常伸。卒莫之能勝。薪傳一脈。久而彌光。嗚乎盛哉。然道學盛于宋。而宋莫竟于用。甚且有厲禁焉。使斯世斯民不幸。不得再見唐虞三代之隆。是誰之咎也。爲之三歎。

